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八百六十六

總錄部

貴盛

夫貴者人心之所歆爵者天下之達尊苟富貴之未同必有甚盛者矣乃有勲績隆茂忠規篤厚遭遇時運因緣戚里由至行而積慶用儒術而起家以至父子同封昆弟並寵榮戟駢列珪組交映持衡擁旄者數人鍾鳴鼎食者累世非夫守秦盛之戒懷招損之懼寵而思降滿而不溢者孰克保世而善終乎哉秦蒙恬大父驚事昭王至上卿父武為秦裨將軍恬為內史三十萬衆北逐戎狄威振匈奴始皇甚尊寵蒙氏信任賢之而親近恬弟毅位至上卿出則參乘入則御前恬任外事而毅常

為內謀名為忠信故雖誅也私莫敢與之爭焉

李斯楚上蔡人也為秦丞相斯長男由為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三川守李由告歸咸陽李斯置酒於百官長皆前為壽門廷車騎以千數李斯喟然而歎曰嗟乎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太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驚下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物稅駕也

嘆石奮為諸侯相四子官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拳集其門凡號奮為萬石君

鄭當時為大司農昆弟以當時故至二千石者六七八人公孫賀為丞相賀子敬聲代賀為大僕父子並居卿位

楊惲丞相敞子為諸吏光祿勳惲家方全盛時乘朱輪者十人司馬安四至九卿昆弟以安故同時至二千石十人

霍光驃騎將軍去病弟也為大將軍封博陸侯自昭常時光子禹及兄弟雲皆中郎將雲弟山奉車都尉侍中領胡越兵光兩家婿為東西宮衛尉兄弟諸婿外孫皆奉朝請為諸曹大夫騎都尉給事中宣帝時光夢拜禹為左將軍嗣博陸侯封山為樂平侯以奉車都尉領尚書事封雲為冠陽侯

張世安父湯御史大夫安世后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封富平侯子延壽為左曹大僕安世兄賀無子安世小子彭宣帝封彭祖為陽都侯又封賀孤孫霸為閔內侯安世以父封侯在位太盛及辭祿詔都內別減張氏無名錢以百萬數都內減

官也安世以還安世孫尚敬武公主安世子孫相繼自宣元

官官不薄也以來為侍中中常侍諸曹散騎列校尉者凡十餘人功臣之世

子有金氏張氏親近寵貴比於外戚

金日磾為光祿大夫封侯兩子賞俱侍中與昭帝同年共卧

起賞為奉車建駙馬都尉日磾弟倫為黃門侍郎早卒倫後嗣

盛子安上為建章衛尉封為都成侯安上四子常敞岑明岑明

皆為諸曹中即將常光祿大夫敞衛尉敞死成帝拜敞子左曹

涉為侍中使侍幸綠車載送衛尉舍幸綠車當直方右以待召

車載之寵之漢注綠車名皇孫車

涉弟參哀帝時為東海太守參弟饒越騎校尉涉兩子湯融皆

侍中諸曹將大夫將亦謂中郎將也涉之從父弟欽為太中大夫給事

中欽從父弟遷為尚書令兄弟用事欽後封都成侯欽弟遵封

侯歷九卿位日磾傳國後嗣七世內侍何其盛也

嚴延年東海人為河南尹延年兄弟五人皆有吏材至大官東

海號延年母曰萬石嚴姬一門之中五二千石故摠為萬石

辛慶忌為左將軍長子通為護羌校尉中子遵函谷關都尉少

子茂水衡都尉出為郡守皆有將帥之風宗族支屬至二千石

一十餘人

馮楊宣帝時為引農太守有八子皆為二千石趙魏間榮之號

曰萬石君

杜延年御史大夫周子也延年后為御史大夫封建平侯延年

薨子緩嗣緩六弟五人至大官少弟歷五都二千石三州牧刺

史有能名准中弟欽官不至而最知名欽子及昆弟支屬至二千石者且十八

常賢子玄成並至丞相宗族至吏二千石者十餘人

史丹有子男女二十八男九皆以丹任並為侍中諸曹親近在左右史氏凡四人侯至鄉大夫二千石者十餘人皆訖王莽乃絕王禁元后父也封陽平侯禁子鳳嗣侯崇安成侯譚平阿侯商成都侯立紅陽侯逢時高平侯根曲陽侯音安陽侯莽新都侯譚立逢時根五人同日封謂之五侯榮貴絕代王家凡十侯五大司馬外戚莫盛焉

後漢竇融扶風人更始初為張掖屬國都尉光武建武八年封融為安豐侯弟友為顯親侯及隴蜀平詔融與五郡太守奏士

京師官屬賓客相隨駕乘千餘夫馬牛羊被野融到詣洛陽城門上涼州牧張掖屬國都尉安豐侯印綬詔遣使者還侯印綬引見就諸侯位賞賜恩寵傾動京師又加特進代陰興行衛尉事特進如故又兼領將作大匠弟友為城門校尉兄弟並無禁兵融長子穆尚黃公主代友為城門校尉穆子勲尚東海恭彊女泚陽公主友子固亦尚光武女滎陽公主顯宗即位以融從兄子林為護羌校尉竇氏一公兩侯三公主四二千石相與並時時自祖及孫官府邸弟相望京師邑奴婢以千數於親戚功臣中莫與為比

鄧禹封高密侯為太傅永平元年薨明帝分禹封三國長子震為高密侯襲為昌安侯珍為夷安侯禹少子鴻為度遼將軍行

車騎將軍震子乾尚明帝女沁水公主乾孫襄尚安帝妹舞陰  
長公主襲子藩亦尚明帝女平臯長公主禹第六子訓為張掖  
太守護羌校尉訓子騭車騎將軍儀同三司悝虎賁中郎將引  
閭皆侍中騭封上蔡侯悝葉侯引西平侯閭西華侯食邑各萬  
戶鄧氏自中興後累世寵賁凡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將軍  
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牧郡守四十  
八人其餘侍中將大夫郎謁者不可勝數東京莫敢為比  
耿况封牟平侯子弇封好畤侯為建威大將軍况病弇兄弟六  
人皆垂青紫省侍醫藥當伐以為榮耿氏自中興已後迄建安  
之末大將軍二人將軍九人鄉十三人尚公主三人列侯十九  
人中郎將護羌校尉及刺史二千石數十百人

馬援三兄沉余負并有才能王莽時皆為二千石沉河南太守  
余中壘校尉員增山連率後援為伏波將軍援子廖章帝初為  
衛尉封順陽侯子豫為步兵校尉廖弟防為車騎將軍城門校  
尉防貴寵最盛於九卿絕席防弟光為執金吾防兄弟貴盛賓  
客奔漬後光為大僕子康為侍中援兄子嚴章帝初為御史中  
丞子轉為郎

魯恭為司徒建武十五年從巡狩南陽除子撫為郎中賜駙馬  
從駕時弟丕亦為侍中兄弟父子並列朝廷恭世吏二千石

鄧晨字偉鄉南陽新野人也世吏二千石

東觀漢記曰晨曾祖父隆陽州刺史祖人

勳交趾刺史

何敞扶風人其先脩生成為漢膠東相成生果為太中大夫果

生比干為丹陽侯比干生壽蜀郡太守壽生顯京輔都尉顯生  
鄔光祿大夫鄔生寵濟南都尉寵生敞為汝南太守徵為五官  
中郎將趙典為長樂少府衛尉父戒大尉兄子謙謙弟溫相繼  
為三公宗資為南陽太守家代為漢將相名臣

羊續字興祖為南陽太守其先七世二千石鄉校祖父侵安帝  
時司隸校尉

耿純為東郡太守純宗族封列侯者四人關內侯者三人為二  
千石者九人

法雄齊襄王法之後為南郡太守宣帝時徙三輔世為二千石  
秦彭自漢興之後世位相承六世祖襲為潁川太守與群從同  
時為二千石者五人故三輔號曰萬石秦氏彭亦終潁川太守

蓋勳為潁川太守勳家世二千石曾祖父進漢陽太守祖父彪  
大司農父字思齊官至安定屬國都尉

郭禧虛帝建寧二年為大尉禧子鴻至司隸校尉封城安鄉侯  
郭氏自引後數世皆傳法律子孫至公者一人廷尉七人侯者  
三人刺史二千石侍中郎將者二十餘人侍御史正監平者甚  
衆

應順為將作大匠子壘江夏太守子壘生彬武陵太守彬生奉  
從事中郎奉生都車騎將軍掾邵弟珣司空掾珣子瑒曹操辟  
為丞相掾順至瑒七世通顯現弟康侍中自漢至魏軒冕相襲  
為郡盛族瑒子真音散騎常侍貞弟子唐鎮南大將軍江州刺  
史李章字弟公河內懷人也五世二千石

尹勳家世衣冠伯父睦為司徒元頌為大尉宗族多居貴位者而勳獨持清操不以地勢尚人其鄉相收守五十三人列侯七人周燕汝南人為郡曹太守杜殺人燕代受罪不食而死有五子皆至刺史大守

魏夏侯惇為大將軍封高安鄉侯惇卒子充嗣文帝追思惇功歆使子孫畢侯分惇邑千戶賜惇七子二孫爵皆關內侯惇弟廉及惇中子楸素自封列侯惇從淵為征西將軍封傳昌侯淵妻太祖內妹長子衡尚太祖弟女黃初中賜淵中霸太和中賜霸四弟爵皆關內侯霸弟威官至兖州刺史威弟樂惠安太守惠弟和河南尹威子駿并州刺史次莊淮南太守莊子湛以才博文華至南陽相散騎常侍莊晉景陽皇后姊夫也由此一門侈盛於時

陳紀為鴻臚紀子郡為司空群子泰為尚書左僕射紀弟謀孫佐官至青州刺史佐弟坦為廷尉佐子準為大尉封黃陵郡公準弟戴徵及徒弟堪並至大位孫達字林道有譽江左為征西中郎將追贈衛將軍

王凌為征東將軍假節督揚州諸軍事是時凌外甥令狐愚以才能為兖州刺史也平阿舅甥並典兵專南淮之重

劉邠本名炎犯晉太子諱改為邠位至太子僕子粹字純邠侍中次宏字終古大常次漢字仲嘏光孫大夫清冲有貴識名亞

樂廣宏子咸徐州刺史次耽音陽內史耽子悛字真長尹丹陽  
為中興名士也

吳士變為交趾太守兄弟並為列郡雄長一州偏在萬里威尊  
無上出入鳴鍾磬備具威儀笳肅鼓吹車騎滿道胡人夾轂焚  
燒香者常有數十妻妾乘輜輶子弟從兵騎當時貴重震服百  
蠻尉佗不足踰也

周瑜為偏將軍兩男一女配太子登男循尚主拜騎都尉有瑜  
風早卒循弟裔初拜吳業都尉妻以宗女授兵千人也公安黃  
龍元年封都鄉侯

諸葛瑾為大將軍而弟亮為蜀丞相二子恪融皆典戎馬督領  
將帥族弟誕又顯名於魏一門三方為冠蓋天下榮之

晉庾嶷為大僕潁川人子儻字玄默尚書陽翟子嶷弟道字德  
先太中大夫道裔嗣克昌為世盛門侍中峻河南尹純皆道之  
子豫州牧長史欽道之孫太尉文康公亮司空冰皆道之曾孫  
貴達至今

楊文宗武元皇后父也其先仕漢四世為三公文宗為魏通事  
郎襲封務亭侯

阮籍兄子咸咸子瞻瞻弟孚咸從子修孚族弟放放弟裕裕子  
傭寧普傭早卒寧鄱陽太守普驃騎諮議叅軍傭子歆之中領  
軍寧子暎秘書監暎弟萬齡及歆之子彌之元熙中並列顯侯  
周札為右將軍會稽內史時札兄靖子懋晉陵太守清流亭侯  
懋弟逵征虜將軍吳興內史逵弟贊大將軍從事中郎武康縣

侯贊弟縉太子文學都鄉侯次兄子思臨淮太守烏程公孔一門五侯並居列位吳士貴盛莫與此比

范平吳郡人仕吳為臨海大守三子奭咸泉並以儒學至大官泉子蔚關內侯

毛寶為征虜將軍豫州刺史至孫瑒三葉擁旄開國者四人將帥之家與尋陽周氏為輩而人物不及也

王坦之湛之曾孫也為中書令徐兗二州刺史子愷字茂仁愉字茂和並少踐清階愷父襲爵愉稍遷驃騎司馬加輔國將軍愷大元末為侍中領右衛將軍多所獻替兄弟貴盛當時莫比愉子綏先是湛之父昶為魏司空昶之父澤為漢鴈門大守已有名稱忱亦坦之子又秀出綏亦著稱八葉繼軌軒冕莫與為

比焉

宋朱齡石字伯兒沛郡沛人也家世將帥祖騰建威將軍吳國內史伯父憲及斌並為西中郎袁真將佐憲為梁國內史斌為汝南內史

何尚之為左光祿開府侍中領中書令子邵尚太祖弟十六女南郡公主女適彭城王義康巴陵哀王休若

周嶠尚高祖第四女宣成德公主二女適建平王宏廬江王禕以貴戚顯官

南齊褚淵尚宋巴西主公第澄父湛之尚始安公主薨納側室鄭氏生淵後尚吳郡公主生澄淵事主孝謹主愛之湛之亡主表淵為嫡澄尚宋文帝女廬江公主拜駙馬都尉歷官清顯淵

位侍中司徒錄尚書事

劉俊為五兵尚書歷朝皆見恩遇大祖為鄴陽王錡納俊妹為妃高宗又為晉安王寶義納俊女為妃自此連姻帝室

王慈為冠軍將軍司徒佐長史慈妻劉秉女子觀尚世子長女吳縣公主主脩婦禮姑未嘗交答江夏王鋒為南徐州妃慈女也王績為太帝女適安陸王子敬世祖龐子永明三年納妃脩外舅姑之禮遣文惠太子相隨往績家置酒設樂公卿皆冠冕而至當世榮之

王玄載為平北將軍兗州刺史弟玄邈為持節都督南秦二州軍事征虜將軍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兄弟同時為方伯王融字元長為中書郎祖僧達中書令曾高並台輔

梁明僧紹位至青州刺史僧紹子山賓北兗州刺史山賓弟少遐又拜青州刺史明氏南度雖晚並有名位自宗至梁為刺史者六人

陳歐陽頠長沙臨湘人也為廣州刺史征南將軍時頠弟盛為交州刺史弟邃為衡州刺史合州顯貴名振南土

魯廣達吳州刺史悉達弟也時江表將帥名領部曲動以千數而魯氏尤多廣達後至中領軍

王冲為左僕射加特進左光祿大夫領丹陽尹有子三十人並致通官

後魏長孫道生大武時為司空侍中與從父嵩但為三公當世以為榮

尉諾世祖時為幽州刺史兄太真為相州刺史古真為定州刺史諾兄弟並為方伯當世榮之

于栗磾為豫州刺史封新安公卒贈大尉子洛拔為侍中尚書令卒官洛拔六子長子烈為領軍卒贈太尉烈子忠為侍薨贈司空烈弟果歷朔華并常四州刺史果弟勁位沃野鎮將爵富昌子宣武納其女為皇后封勁太原郡公後為征北將軍定州刺史卒贈司空自栗磾至勁累世貴盛一皇后四贈公三領軍二尚書三開國公

封懿初為慕容寶中書令兄孚為大尉懿雋偉有才氣能屬文與孚雖器行有長短然名位略齊

盧道裕尚獻文女樂浪長公主弟道虔尚孝文女濟長公主外生李彧尚莊帝女豐亭公主一門三主當時以為榮

李冲顯貴門族榮盛六姻兄弟子姪皆有爵官一家歲祿萬石有餘

王肅父奐南齊雍州刺史奐及兄弟並為齊武所殺肅自建鄴未奔尚陳留長公主肅前妻謝生子紹及二女肅臨夢謝始攜二女及詔至壽春宣武納其女為夫人孝明又納紹女為嬪紹位中書侍郎

羅延居蛇侯結玄孫獻文帝天安中為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結從子渥渥子提並歷通顯

北齊斛律金為大師左丞相長子光大將軍次子羨及孫武都並開府儀同三司出鎮方嶽其餘子孫皆封侯貴達一門一皇

后二太子妃三公主尊寵之盛當時莫比

白建歷特進侍中中書令諸子幼稚俱為州郡主簿新君選補必先召辟男婚女嫁皆得勝流當時以為榮寵之極

楊愔為神武行臺右丞表解職還葬一門之內贈太師太傅丞相太將軍者二人太尉錄尚書及中書令者三人僕射尚書者五人刺史太守者二十餘人追榮之盛古今未之有也及喪柩進發吉凶儀衛亘二十餘里會葬者將萬人

後周獨孤信為大保太宗伯信長女周明敬后弟四女唐元貞皇后第七女隨文獻皇后三代皆為外戚自古以來未之有也隋鄭譚字正義榮陽開封人也祖瓊魏大常父道邕魏司空諱周武帝時起家給事中拜銀青光祿大夫轉左侍上與儀同劉

訥常侍帝側

竇熾開皇初拜大傅贊拜不名熾事親孝奉諸兄以弟順聞及其位望隆重而子孫皆處列位遂為當時盛族

李穆仕周以軍功為武衛將軍領侍中開府大祖封穆姊妹皆為郡縣君開皇初拜大師真食成安縣三千戶於是穆子孫雖在襁褓悉拜儀同其一門執象笏百餘人穆之貴盛當時無比于義字慈恭在周時破王謙超拜上柱國時義兄翼為大尉弟智兄子仲父並上柱國大將軍已上十餘人稱為貴盛

楊素為左僕射貴寵日隆其弟約從父文思弟紀及族父昇並尚書列卿諸子無汗馬之勞位至柱國刺史親戚故吏布列清顯素之貴盛近古未聞素子玄感以軍功位至柱國與其父俱

為第二品朝會則會列其後高祖命玄感降一等玄感拜謝曰  
不意陛下寵臣之甚許以公庭獲私敬

乞伏慧為大僕鄉封宜民郡王其兄貴和又以軍功為王一門  
二王稱為貴顯

賀若弼為右武侯大將軍弼時貴盛位望隆重其兄隆為武都  
郡公弟東為萬榮郡公並刺史列將弼家珍玩不可勝計婢妾  
曳騎羅者數百時人榮之

唐房玄齡為尚書左僕射封魏國公監脩國史居端揆十五年  
女為韓王妃男遺愛尚高陽公主頻表辭位優詔不許

高士廉祖岳齊清河王尚書令太保父勵齊樂安王尚書右僕  
射隋洮州刺史士廉文帝皇后之舅官至尚書右僕射封申國

公

竇威隋太傅熾子也大穆皇后從父兄武德初為內史令高祖  
嘗謂曰昔周朝有八柱國之貴吾與公家咸登此職威曰家昔  
左漢朝再為外戚于後魏三處外家陛下龍興復出皇后臣又  
階緣戚里位忝鳳池自惟叨濫曉夕兢惧高祖笑曰比見關東  
人與崔盧為婚猶自矜伐公代為帝戚不以貴乎威子暉為岐  
州刺史兄子執官至洛州都督執子奉節尚高祖永嘉公主執  
弟琮為右領軍大將軍

竇杭大穆后從父兄隋洛州總管陳國公榮子也母隋文帝萬  
安公主隋為幽州總管武德初為左武侯大將軍從平王世充  
冊勳大廟者九人杭與從弟執俱預朝廷榮之子衍為左武衛

將軍次子靜為民部尚書靜子達尚太宗女遂安公主靜弟誕尚高祖女襄陽公主為宗正卿誕子孝慈衛將軍孝慈子希玠為禮部尚書太子少傅誕少子孝謨女昭成皇后也子希瑊太子少傅豳國公希球太子賓客冀國公希瑾後名玳畢國公開府儀同三司玄宗早失太后尤重外家玳兄弟三人皆國公食實封玳子又尚玄宗女昌樂公主實氏自武德後再為外戚一品三人三品已上三十餘人尚主者八人女為王妃六人唐世貴盛莫與為比

楊恭仁為洛州都督弟師道尚桂楊公主從姪女為巢刺王妃弟子思尚安平公主連姻帝室益見崇重自武德之後恭仁名位尤盛則天時又以外戚崇寵一家之內駙馬三人王妃五人贈皇后一人三品已上官二十餘人遂為盛族

郝處俊高宗儀鳳中為侍中時侍中許圜師即處俊之舅早同州里俱官達於時又其鄉人田氏彭氏以殖貨見稱故江淮間為之語曰貴如許郝富如田彭

未常高宗朝為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侍中濟之異母兄也兄弟相次知政事時以為榮

張延師為左衛大將軍延與兄太僕卿太師及次兄儉同時三品宅中祭戟齊列時以榮之號為戟張家

張文灌高宗朝為侍中四字潛沛洽涉後皆至三品時人謂之萬石張家

傅遊藝為鳶臺侍郎同平章事兄神童為冬官尚書兄弟並承

榮寵

張嘉貞玄宗時為中書令帝以嘉貞弟嘉祐為金吾將軍兄弟並居將相之位

常安石神龍中為中書令高祖孝寬周大傅曾祖津隋民部尚書武德初歸于皇朝授黃門侍郎封武陽郡公至安石歷任三朝台輔安石斌天寶中為三品斌兄陟為河東太守兄由為右金吾將軍緇為少師四人同時列戟天下榮之安石從祖兄子巨源及文昌右相待價並是五服之親自餘近屬至大官者數十人

常嗣立長壽中代兄承應為鳳閣舍人長安三年承應代嗣立為天府侍郎頃之又代嗣立知政事及承應卒嗣立又代為黃門侍郎前後四職相代又父子三人皆至宰相有唐已未莫與為比

崔義玄為御史大夫蒲州刺史子神基司賓卿同鳳閣寫臺平章事神基弟神慶歷司刑司禮二卿神慶子琳等皆至大官群從數十人趨奏省闕每歲時家宴組珮輝映以一榻置笏重疊於其上開元天寶間中外族屬無緦麻之喪其福履昌盛如此東都私弟門林與弟太子詹事珪光卿瑤俱列祭戟時號三戟崔家琳位終太子少保

李嶠為寫臺侍郎平章事兼脩國史久視元年嶠舅天官侍郎張錫入知政事嶠轉成均祭酒罷知政事及脩史舅甥相繼在相位時人榮之

常堅為縉雲郡太守姊為薛王妃堅又娶姜皎女為妻堅妹又為太子妃姻戚榮盛當時無比

李峴至德中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時峴兄峴為戶部尚書兼成都尹乾元初玄宗岨自蜀至又兼御史大夫兄弟俱判臺事自國初以來兄弟並拜大夫未有其比時長安士庶皆賦詩美之郭子儀為尚父兼太尉中書令汾陽郡王有子八子婿七人皆重官子曖尚昇平公主諸孫數十人每群孫問安不盡識頷之而已子儀麾下將若李懷光輩數十人皆王侯貴重子儀頷指進退如僕隸幕府之盛近代無比子儀歲入官俸二十四萬貫私利不在焉其宅在親仁里居其地四分之一中通永巷家人三千相出入者不知其居前後賜良田美畧名園甲館聲色珍好堆積羨溢不可勝紀代宗不名呼為大臣天下以其身存亡為安危者殆二十年校中書令考二十有四權傾天下而朝不忌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侈穹人欲而君子不罪富貴壽考繁衍安泰哀榮終始人道之盛無缺焉

李愿中書令晟之子晟立大勲諸子猶無官宰相奏陳德宗即日召愿拜銀青光祿大夫太子賓客上柱國舊制勲至上柱國賜戟即令賜愿乃與父並列於門

劉從一德宗朝為相中書侍郎林甫之玄孫禮部侍郎令植之孫也初林甫生祥道麟德初為右相祥道即從一曾伯祖也令植從父兄齊賢引道初為侍中自祥道至從一劉氏凡三相張畝甫為邠寧節度使畝甫守珪之姪也父守琦左武衛將軍

贈戶部尚書守珪子猷誠守珪之弟守瑜二子猷恭並為山南西道節度使

杜佑為司徒諸子咸居朝列當時貴盛無比

韓引為司徒中書令元和十五年為河中節度時引弟克為鄭滑節度引子公武為鄜坊節度父子兄弟皆秉節越人臣之寵冠絕一時

李愬父晟平朱泚克復宮闈市不改肆洎愬平淮寇復踵其美父子仍建大勳其弟兄數人雖有功業不侔而皆領旄鉞近古罕比焉

田引正為魏博節度使引正每俱有一旦之憂嗣襲之風不革兄弟子姪悉仕於朝憲宗皆擢居班列朱紫盈庭當時榮之引

正移統鎮冀又詔子布為河陽三城懷州節度父子皆領節制時韓引亦與子公武俱為節度使然人以忠勤多田氏

薛平以司徒致仕卒曾祖仁貴高宗名將封平陽郡公祖楚王為范陽平盧節度使父嵩為昭義節度使代宗優寵方鎮平年十二已為磁州刺史

崔鄴為左金吾大將軍開成初卒贈禮部尚書鄴昆弟六人任官皆至三品邠郾郾三人知貢舉掌銓衡

孔緯自元和後昆仲貴盛至正鄉方鎮者六七八未有為宰輔者至緯始在鼎司子崇弼亦登進士第後唐天成中自吏部郎中授給事中時族兄弟昭序由給事中改左散騎常侍兄弟同居東省時論榮之

後唐劉岳八代祖民部尚書渝國公政會武德時功臣祖符蔡  
州刺史父珪洪洞縣令符有子八人皆登進士第珪之母弟瓌  
玗異母弟崇夷崇望魯崇暮崇龜乾寧中廣南節度使崇望乾  
寧中宰相崇魯崇暮崇夷並歷朝省岳貞明初召入翰林為學  
士朱友謙為守太師尚書令鎮河中賜姓李名繼麟同光中以  
其子令德為遂州節度令賜為訴州節度一門三鎮諸子為刺  
史者六七八人將校部符者又五八人恩寵之盛時無與比總勝  
衣者咸錫之王爵一門之盛近古莫之儔也

歸藹字文彥吳郡人也曾祖登祖融父仁澤位皆至列曹尚書  
觀察使藹同光初為尚書右丞遷刑戶二侍郎以太子賓客致  
仕

晉鄭韜光字龍府西京河清人也曾祖緡為唐相祖祗德國子  
祭酒贈大傅父顥河南尹贈大師其先世居滎陽自隋唐三百  
餘年公卿輔相蟬聯一門韜光唐宣宗之外孫萬壽公主之子  
也生三日賜一子出身銀章朱紱及長美容止神爽清澈不妄  
喜怒秉執名節為中族所稱

周蕭愿為太子賓客愿梁昭明太子後宋公瑀大師嵩其祖也  
父傾梁貞明年為相唐明宗朝終太子少保傾之父廩事僖宗  
歷給事中京兆尹廩之先曰傲懿宗之輔相也世有令名一門  
七相

盧文紀以司空致仕文紀曾祖綸生四子曰簡能簡舜簡永引  
止皆至達官簡永歷邠寧大原節度以才略知名四授藩鎮皆

為邊任

安審暉以太子師致仕卒贈侍中今襄師陳王審琦邠州副使  
審韜鄆州副使審玉前大原西宮使審寓延州行軍司馬審鄉  
供奉官審霸皆審暉之弟也將門之盛近代罕儔  
孫方諫為定國軍節度使方諫漢乾祐中累官至使相太祖受  
命加侍中未幾入朝改華州節度朝廷以其弟行友為定州留  
後又以弟議為德州刺史兄弟子姪職內廷者凡數人

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八百六十六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八百六十七

總錄部

內舉 自知

內舉

夫舉不避親儒者之至行立不為比君子之格言蓋竭忠於公  
家非專私於我族惟善所在何常之有若乃挺生令嗣旁及支  
庶同氣昭乎統爽早屬彰乎燕翼錄是發於言薦列諸奏續用  
副清問以塞嘉招紹光世濟之美克膺寵任之大至乃施乃外  
姻義敦協比克副所舉固匪過言斯並可尚也已

祁奚為晉大夫請老

老致仕

晉侯問嗣焉

嗣續其職者

稱解狐其讐也

將立之而卒

解狐卒

又問焉對曰午也可

午祁子於是羊舌職死矣

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赤職之子伯華於是使祁午為中軍

尉羊舌赤佐之其代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為

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諂媚也偏屬也商書曰無偏無黨王

道蕩蕩商書洪範也蕩蕩平正無私其祁奚之謂矣

魏舒為晉大夫也魏子謂成轉轉音大夫吾與成也縣人其以我

為黨子對曰何也成子為人也遠不忘君遠流也近不偏同不偏

居利思義不為在約思純無濫有守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

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光大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

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惟善所在親疏一也

詩曰惟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

克君玉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

孫子詩大雅美文王能王大心能制義曰度帝度德正應和曰

莫莫然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施而無私物得教誨不

倦曰長教誨長賞慶刑威曰君位威位補慈和偏服曰順唯順

故偏使相從也擇善而從之曰比比方善事經緯天地曰文經緯相錯

德不愆作事無悔愆過則動無悔吝故襲天祿子孫賴之能受

主之舉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舉魏戌等勤施無私心其四

近及遠也賈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曰今女有力於王是以舉

女因賈辛其功而後舉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隋損仲尼聞魏

子之舉也以為義曰近不失親魏謂舉遠不失舉以賢可謂義矣

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為忠先賞王室之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

功故為忠

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為忠

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為忠

福忠也詩大雅永長也言能長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

有後於晉國乎

漢王鳳成帝時為大將軍輔政凡十一歲陽朔三年秋鳳疾天

子數自臨問親執其手涕泣曰將軍病如有不可言平阿侯譚

鳳庶次將軍矣不可言謂死也鳳頓首泣曰譚等雖與臣至親

行皆奢僭無以率導百姓不如御史大夫音謹教教整也音鳳

臣敢以死保之及鳳且死上疏謝帝復固薦音自代言譚等五

人必不可用譚庶弟商成都侯立紅陽天子然之初譚倨不肯

事鳳倨慢也而音敬鳳卑恭如子故薦之

後漢耿純為高陽侯初從光武攻王郎墮馬折肩時疾發乃還

詣懷宮懷宮河內縣名有離宮焉帝問卿兄弟誰可使者純舉從弟植於是

使植將純猶以前將軍從

晉周浚武帝時為侍中帝問浚卿宗後生稱弟可者曰臣叔

父子恢稱重臣宗從父子馥稱清臣宗帝並召用

王導元帝初為丞相導從弟稜少歷清官渡江為帝丞相從事

中郎導以稜有政事宜守太郡乃出為豫章太守

郝鑒明帝時為太尉既寢疾上疏曰臣亡兄息晉陵內史邁謙

愛養士甚為流亡所宗又是臣門戶子弟堪任兗州刺史公家

之事知無不為是以敢希祁奚之舉

謝安孝武時為侍都督揚豫徐兗青五州幽州之燕國諸軍事

假節時苻堅疆盛疆場多虞諸將敗退朝廷求文武良將可以

鎮禦北方者安乃以兄子玄應舉中書侍郎起雖素與玄不善

聞之而歎曰安遠衆舉親明也玄應機征討所在尅捷

桓冲為軍騎將軍荊州刺史符堅遣慕容垂毛當寇鄧城符熙石越寇新野冲既憚堅衆又以疾疫還鎮上明表以夏口江沔衝要害邇疆寇兄子石民堪居此任輒版督荆江十郡軍事振武將軍襄城太守

温嶠字太直元帝初鎮江左嶠為司空劉琨右司馬及琨為并州都督琨為段疇所害從侍中郎盧湛等率餘衆奉其子群依段末波嶠前後表稱姨弟劉群內弟崔悅盧謀等皆在未波中翹首南望愚謂此等並有思文於人之中少可憇惜如蒙錄召繼絕興亡則陛下更生之思望古無二

宋王誕字茂世從弟惠恬靜不交游高祖聞其名以問誕誕曰惠後來秀令鄙宗之美也即以為行太尉參軍事

王敬引太祖初即位為左僕射先是從弟引之解職同行家在會稽上虞時敬引為吏部尚書奏徵引之為庶子不就及敬引為左僕射又陳引之高行表於初業苦節彰於暮年令內外晏然當脩太平之化宜招空谷以敦冲退之美又徵為通直散騎常侍不就

柳元景孝武太明中為尚書令弟子世隆幼挺然自立不與衆同雖門勢子弟獨脩布衣之業長好讀書拆節涉獵文史景元獨賞愛之異於諸子言於帝得召見帝曰此兒將來復是三公一人

南齊紀僧真明帝時為游擊將軍兼司農欵令僧真治郡僧真

啓進其弟僧猛為鎮蠻護軍晉熙太守

梁長沙宣武王懿初仕齊明帝時明帝位相內外多虞就懿求諸弟有可委以腹心者懿言恢為明帝以恢為寧遠將軍甲仗百人衛東府且引為鏢騎法曹行參軍

周捨外弟徐摛為左衛司馬會晉安王綱出戍石頭高祖謂捨曰為我求一人文學俱長兼有行者欲令與晉安遊處捨曰臣外弟徐摛形質陋小若不勝衣而堪此選高祖曰必有仲宣之才亦不簡其容貌以摛為侍讀

庾詠為都官尚書有族弟沙彌為臨川王國中軍由曹參軍嫡母劉氏寢疾沙彌侍疾衣不解帶及母亡水漿不入口終喪不解襄經詠表言其狀應純孝之舉高祖召見嘉之以補歎令後

魏李順為四部尚書從弟孝伯美風儀動有法度順言之於天武徵為中散即武帝見而異之謂曰真卿家有千里駒也高允文成時為秘書監加左將軍孝文即位叅決大政允族孫聰涉獵經史頗有文才允嘉之數稱其美言之朝廷云青州蔣少遊與從孫僧智聰字僧智雖為孤弱然皆有文情由是與少遊同拜中書博士

房堅字千秋為司空諮議齊州大中正令諸州中正各舉所知千秋與幽州中正陽尼各舉其子孝文曰昔有一祁名垂佐史今有二奚當聞來牒

後周杜攢仕西魏出帝為黃門侍郎兼度支尚書衛大將軍兩道行臺尚帝妹新豐公主攢族子杲學涉經史有當世才畧攢

清貞識鑒深器重之嘗曰吾家千里駒也因薦之於朝廷永熙三年起家奉朝請

蘇讓拜汾州刺史讓從弟綽少好學博覽群書尤善美太祖餞讓于東都門外臨別謂讓曰卿家子弟之中誰可任用者讓因薦綽太祖乃召為行臺郎

唐狄仁傑為內史子光嗣則天聖曆初為司府丞則天令宰相各舉尚書郎一人仁傑乃薦光嗣拜地官員外郎莅事稱職則天喜而言曰祁奚內舉果得其人

蔣將明德宗朝為國子司業集賢學士子又弱冠談博群籍將明在集賢日嘗以兵亂之後圖籍溷雜乃白執政請令人入院編次於是宰相張謚署又為集賢編錄總逾一年於散亂中整

緝二萬餘卷勒成部秩

帝賢之順宗永貞中除監察御史上書舉季弟纁自代時議不以為私轉右補闕而纁竟代為監察

漢蘇悅逢吉父也悅為高祖從事甚見禮遇因從容薦逢吉曰老夫耄矣才器無取男逢吉粗學授毫性復恭恪如公不以狃犬之微願令事左右高祖召見以精神爽德甚憐之有頃擢為賓佐

自知

自知者明既標於前訓不能則止亦著於格言由審已以惟艱爰修身而有待是以度德以處義量能而受任或不居於作者或竊比於前人既行之不疑亦事又有立蓋達識之共貫諒通

人之攸許儻語吾誰不若則近於自矜如曰人各有能尚存乎  
揣分是故上則成天下之務次則敦自牧之風至於奮庸鮮有  
敗事斯所謂自知之難也

范鞅子名鞅晉大夫也鞅子曰鞅也居處恭不敢安易敬學而  
好仁和於政而好其道謀於衆不以賈好求和志雖衆不敢謂  
是也必長者之由宣子曰庶可以免耳

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有所四十而不惑不疑

五十而知天命知天命之始終六十而耳順直聞其言而七十而從心

所欲不踰矩矩法也從心所欲無餘法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

不如丘之好學也又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年五十而知天命以又葉公問孔子於

子路子路不對葉公名諸梁楚大夫食養於葉子曰女奚不曰

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又曰若聖

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又曰

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端木賜字子貢衛人孔子問曰汝與回也孰愈愈猶對曰賜也

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又叔孫武語大

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

墻賜之墻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

漆雕開孔子弟子孔子使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開弟子漆

仕進之道未能信者未能究者子說道善其志孟子曰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

閔子頽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言人各

於辭言命教則公孫丑曰然則夫子既聖矣乎丑見孔子但言不能如二子

不能德行謂孟子欲自此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

曰夫子既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

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

子不居是何言也

由于為楚大夫城靡於靡築城復命子西問高厚弗知子西曰不能

如辭言自知不能當辭勿行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王遇盜

於雲中余受其戈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亦不能也初吳八郟昭王

隨涉睢濟江入于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由于以皆受之中肩王奔鄭由于徐蘇而從王之在隨也子西恐國人潰散為

王與服以國于脾洩聞王所在而後從之

孫叔敖者楚之處士也三得相而不喜知其材自得知也三去

相而不悔知非已之罪也

漢曹參為齊相國及蕭何薨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舍人私屬乃主家事

者趣音促速也治行謂修行治裝也吾且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

趙廣漢為京兆尹先是雋不疑為京兆尹京師紀之故廣漢言

我禁姦止邪行於吏民於朝廷事不及不疑遠甚

後漢杜篤為郡文學掾以自疾二十余年不闕京師篤之外高

祖破羌將軍辛武賢以武畧稱篤常歎曰杜氏文明善政而篤

不任為吏辛氏秉義經武而篤又怯於事外內五世至篤衰矣

楊秉為大尉性不飲酒又早喪婦遂不復娶所在以淳曰稱嘗

從容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

魏仕幾京兆人少有大志京兆尹張時河東人也與畿有舊署

為功曹嘗嫌其闊達不助留意於諸事言此家疏誕不中功書也畿竊云不中功曹中河東太守也後卒為河東太守

蜀諸葛亮居隆中躬耕身長八尺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庶與亮友善謂為信然後至承龐統字士元顧邵來就統宿因問統鄉名知人吾與卿孰愈統曰陶冶世俗甄綜人物吾不及卿論帝王之秘策攬倚伏之要最吾似有一日之長邵安其言而親之位至京師中即將

董允代費禕為尚書令禕以朝補聽事其間接納賓客飲食嬉戲加之博奕每盡人之歡事亦不費允欲教禕之所行旬日之中事多愆滯允乃嘆曰人才力相懸若此甚遠此非吾之所及也聽事終日猶有不暇爾

晉何邵為司徒優游自足不貪權勢常語鄉人王銓曰僕雖名位遇幸少無可書之事惟與夏侯長客諫授博士可傳史冊耳胡威為徐州刺史入朝武帝語及平生因歎其父清謂威曰卿清孰與父清威對曰臣不如也帝曰何為不如對曰臣父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如者遠也

山濤少家貧謂妻韓氏曰忍寒苦我後當作三公但不知卿堪公夫人不耳後濤果至司徒

表甫嘗詣中領軍何勗自言能為劇縣勗曰准欲宰縣不為臺閣職何也甫曰人各有能譬繒中之好莫過錦錦不可以為帽穀中之美莫過稻稻不可以為糞是以聖王使人必先以器苟非周材何能悉長黃霸馳名於州郡而息譽於京邑廷尉之材

不為三公自昔然也最善之除松滋令

謝鯤為王敦大將軍長史嘗使至都明帝在東宮見之甚相親問曰論以君方庾亮自謂如何荅曰端委廟堂使百僚準則鯤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之

張賓字孟孫少好學博涉經史不為章句闊達有大節嘗謂昆弟曰吾自言智美鑒識不後子房但不遇高祖耳後石勒所用謂之右侯

陸玩為司空既拜有人詣之索盃酒瀉置梁柱之間呪曰當今乏材以爾為柱石莫頃人梁棟耶玩笑曰感卿良箴既而嘆息謂賓客曰以我為三公是天下為無人談者以為知言

宋褚炫司徒淵之從弟少清簡淵嘗謂人曰從弟廉勝獨力乃十倍於我也後至散騎常侍

袁粲為中書監司徒侍中初粲孝武大明中與蕭惠開周郎同車行逢大桁惠開駐車共語惠開取鏡自照曰無年可仕即執鏡良乂曰視死如歸粲最後曰當至三公而不終也

後魏常珍為荊州刺史典尚書盧淵征赭陽為齊將常歷生蔡道貴所敗免歸鄉里臨別謂淵曰主上聖明志吞吳會用兵機要在於上流若有事荆楚恐老夫復不復停耳後車駕征楚復起珍為中軍大將軍彭城王勰長史

溫子昇為中書郎嘗梁使館舍受國書自以不修容止謂人曰詩章易作通峭難為大將軍高澄館客元

元姓也史失其名

曰諸人嘗

賀推子昇合陳辭子昇乂忸怩乃推陸操烏

北齊薛琬字曇珍形貌魁偉少以幹用仕魏稱為典客令每引  
客見儀望甚美魏帝召而謂之曰卿風度峻整姿貌秀異後當  
升進以處何官琬曰宗廟之禮不敢不敬朝廷之事不敢不忠  
自此以外非庸臣所及

唐屈突通為陝東大行臺右僕射鎮于洛陽數歲徵拜刑部尚  
書通自以不言文法固辭之轉工部尚書

盧懷慎玄宗開元三年遷黃門監懷慎與蔡微令姚崇對掌樞  
密懷慎自以為吏道不及崇每事皆推讓之

李夷簡為門下侍郎平章事時裴度當國柄李師道未平度方  
以兵機為任夷簡自揣敷奏之辨細略之才不能踰度未數月  
復求出鎮遂拜檢校左僕射平章事充淮南節度使

李鄘為淮南節度使徵拜門下侍郎平章事鄘雖出入顯重素  
不以公輔自許年侵勢過頗安外鎮登祖遙聞而樂泣且曰宰  
相之任非吾所長也行頗緩至京師又辭疾歸第既謁亦不領  
政事屢以疾辭罷為戶部尚書

鄭絳為詩多侮劇時號鄭五歇後體累官散騎常侍昭宗見其  
詩什激訐為有蘊蓄訖班簿測注云可工部侍郎平章事中書  
遣吏詣其家恭謁絳笑而謂之曰諸君大誤俾天下人並不識  
字宰相不及鄭五也制下親賓來賀搔首言曰歇後鄭五位宰  
相時事可知矣終以物望非宜自求引退

後唐崔沂唐宰相玄之幼子昭宗累遷至員外郎知制誥性執  
厲守道而文彩非所長常與同舍顏美錢翊俱秉筆見美翊瞻

速草制數十如飛無妨談笑而沂久未成文頗自愧翌日謁國相許曰沂踈淺不足供詞翰之職守官則敢不策厲以報掄選相輔然之移為諫職

晉薛融高祖天福三年自左諫議大夫迁中書舍人自以文學非優不敢拜命復為諫議

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八百六十七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八百六十八

總錄部一百一十八

遊宴

餞別

好客

遊宴

夫有負籍甚之才抱夷曠之性居軒冕之貴不以嬰懷顧簿領之繁常多暇日或締交接坐或群從侍遊偶四序之良辰為一時之勝賞吹臺琴室月觀風亭宴行乎園池放情於丘壑清心雅致名致存焉

楚公子園為令尹魯昭公元年諸侯盟于虢公子園享趙孟賦

大明之首章

大明詩大雅首章言文王明明昭於下故能赫赫盛於上令月意在首章故特稱首以章自光大

趙孟賦小宛之二章

小宛詩小雅二章取其各敬爾儀天命晉不又言天命一去不可復還以戒令尹

山簡為征南將軍都督荆湘交廣四州諸軍事簡優遊卒歲惟酒是耽諸習事荆土豪族有佳園池簡每出嬉游多之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

羊祜為征南大將軍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岷山置酒言詠嘗謂從事中郎鄒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

謝安初辟司徒府除佐著作即並以疾辭寓居會稽與王羲之及高陽許詢桑門支遁游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雖放情丘壑然每游賞必以妓女從遊後為大保進督揚江荆司十五州軍事於土山營壑樓館林竹甚盛每攜中外子姪往來游集肴饌亦屢費百金

王羲之為會稽內使去官居會稽葺輦與同志宴進於會稽山陰之蘭亭羲之自為之序以志其志或以潘岳金谷詩序方其文羲之比於石崇聞而甚喜

孟嘉為征西桓溫參軍溫甚重之九月日溫燕龍山寮佐畢集時佐吏並著戎服有風至吹嘉帽墜落嘉不之覓溫使左右勿言欲觀其舉止嘉良久如斯溫令取還之命孫盛作文嘲嘉坐嘉還見即荅之其文甚美四座嘆歎

宋徐湛之為南充州刺史善於為政威惠並行廣陵城舊有高樓湛之更加脩整南望鍾山城北有陂澤水物豐盛湛之更起風亭月觀吹臺琴室果竹繁茂花藥成行招集文士盡游玩之適一時之盛也

謝混字叔源歷中書令領軍尚書左僕射風格高峻少所交納  
惟與族子靈運瞻晦曜引微並以文義賞會嘗共宴處居在烏  
衣巷故謂之烏衣之游混五言詩所云昔為烏衣游戚戚皆親  
姪者也其外雖復高流時譽莫敢造門

梁羊侃為大軍司高祖大同中魏使陽裴與侃在比嘗同學有  
詔令侃延裴同宴賓客三百餘人食器皆金玉雜寶奏三部女  
樂至夕侃不飲酒而好賓客交游終日獻酬同其醉醒

蕭介字茂錯釋褐著作佐郎惟高簡少交游惟與族兄琛從兄  
聃生及洽從弟淑等文酒賞會時人以比謝氏烏衣之游

任昉為御史中丞簪裾輻湊預共宴者殷到溉劉苞劉孺劉顯  
劉孝綽及陸倕而已號曰龍門之游雖貴公子孫不得預也陳

孫瑒授散騎常侍出鎮郢州乃合十餘船為大舫於中立亭池  
植荷艾每良辰美景賓僚並集泛長江而置酒亦一時之勝賞  
焉

徐伯陽為侯安都司空參軍宣帝大建初與中記室爽記室張  
正見尚書郎賀徹學士阮卓黃門郎蕭詮三公即王由禮處士  
馬樞記室祖孫登比部賀循長史劉剛等為文會之友後有蔡  
凝劉助陳宣孔範亦預焉皆一時之士也游宴賦詩勒成卷軸  
伯陽為其集序盛傳於世

後魏梁祐為大中大夫從容風雅好為詩詠常與朝廷名賢泛  
舟洛水以詩酒自娛

唐楊師道為侍中退朝後必引當時英俊宴集團池而文會之

盛當時莫比

郭子儀鎮河中代宗大曆二年二月子儀入朝宰臣元載王縉及左僕射裴冕戶部侍郎判度支第五琦京兆尹劉幹各出錢三十萬宴子儀于其私第內侍魚朝恩參其會焉朝恩出錦二十疋絳羅五十疋絳綾一百疋為子儀纏頭之費極歡而罷杜佑為司徒置第於安仁里及城南創別墅曰與公卿宴游廣陳妓樂

杜武方佑之子也以蔭授揚府參軍入為大常寺主簿父作鎮揚州家財鉅萬甲第安仁里杜城有別墅亭館林池為城南之寂昆仲皆在朝廷與時賢游從樂而有節

元稹為越州刺史浙東觀察使會稽佳山水稹所辟幕職皆當時文士而鏡湖秦望之游月三四焉而諷詠詩什動盈卷袞副使竇鞏海內詩名與稹酬唱最多至今稱蘭亭絕唱

晉盧詹高祖天福初拜禮部尚書分司洛下與右僕射盧質散騎常侍盧重俱在西都數相過從三人俱嗜酒好游山水塔廟林亭花竹之地無不同往酣飲為樂人無間然洛中朝士目為三盧會

### 餞別

夫祖離送別必在有情登山臨水實生於遠思若乃膺受封之寵持拭玉之命成師以出上綬而歸則有都邑盡傾車蓋千乘賦詩以見志贈言以表誠簡冊已來風流相接其或懷去國之戚有永訣之惧莫不慷慨悲歡留連燕國自非達者豈能忘情

於此際者哉周顯父餞送諸侯故大雅韓奕之詩曰韓侯出

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情酒百壺屠地名也顯又有顯德者也祖將去而祀較也既觀而反

國必祖者尊其所往去則而始行焉祖其殺為何魚鱸鮮魚其

於國外畢乃出宿亦行不番於是也

敦維何維荀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包鼈以火熟之鮮魚中

蒲也贈送也王既使顯父餞之又使送以車馬所以贈

厚意也人君之車曰路車所以駕之馬曰乘馬

籩豆有且侯氏燕胥且多也胥相也諸侯相在京師未去者顯

也

伍舉為楚大夫自楚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

班荆相與食而言復故班布也布荆坐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

子韓起為晉大夫聘于鄭六卿餞宣子於郊餞送行飲酒宣子曰二

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詩言子鑿賦野有蔓草子鑿子

嬰齊也野有蔓草鄭風取其邂逅相遇而適我願兮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君子相

也望子產賦鄭之羔裘言鄭別於唐羔裘也取其彼己之宣子曰

起不堪也不堪國之子大叔賦褰裳褰裳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秦

已將有褰裳之志如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言已

不我思而豈無他人令子適他人子大叔拜謝宣子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是褰不

有是事其能終乎韓起不欲令鄭求他人子大子游賦風雨子

帝之子駟偃也風雨詩游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旗公孫段之子豐

取其既見君子云胡不夷子柳印段之印祭也揮兮詩取其宣

恂美且都受子柳賦揮兮子柳印段之印祭也揮兮詩取其宣

樂宣子之志子柳賦揮兮子柳印段之印祭也揮兮詩取其宣

子喜曰鄭其庶乎庶幾二三君子以君命既起不出鄭志六時

風故曰皆昵燕好也昵親也賦不出其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

不鄭出志

可以無惧矣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我將詩頌取其日靖四

言志在靖亂  
畏懼天威

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

荆軻衛人初燕太子丹質于秦秦王遇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  
因交結於荆軻為報秦王太子及賓客送之至易之上既祖取  
道高漸離繫筑荆軻和而歌為變徵之齊士垂淚涕泣又前而  
為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為羽聲慷慨  
士皆瞑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荆軻就車而去

漢東郭先生武帝時又待詔公車貧困及其拜為二千石佩青

縞音瓜一音  
螺青綬

出宮門行謝主人故所以同官待詔者等比祖道

於都門外榮華道路立名當世

東郭先生也

此所謂衣褐懷寶者也

李廣利為貳師將軍擊匈奴丞相劉屈氂為祖道送渭橋與廣  
利別

疏廣東海蘭陵人也宣帝時為太子太傅兄子受為少傅在位  
五歲乃與受移病滿三月賜告廣遂稱篤上疏乞骸骨帝以其  
年老疾篤皆許之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送  
者車數百兩辭決而去及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  
為之下泣

後漢陳遵為大司馬更始時使匈奴過辭於王丹丹曰俱遭反  
覆惟我二人為天所遺今子當之絕域無以相贈贈子以不拜  
遂揖而別遵甚悅之

高彪校書東觀時京兆第五永為督軍御史督幽州百官大會  
祖餞於長樂觀議郎蔡邕第皆賦詩彪乃獨作箴曰文武將墜  
乃俾俊臣整我皇綱董此不虔古之君子即戎忘身明其果毅

上其桓桓呂尚七十氣冠三軍詩人作歌如膺如鷗天有大一  
五將三門地有九變丘陵山川人有計策六奇五間總茲三事  
謀則諮詢無曰已能務在求賢淮陰之勇廣野是尊周公大聖  
石碣純臣以威克愛以義滅親勿謂時險不正其身勿謂無人  
莫識已真忘富遺貧福祿乃存枉道依合復無所觀先公高節  
越可永遵佩藏斯戒以勵終身邕等甚美其文以為莫尚也後  
彪為中郎校書於東觀及遷內廣令帝勅同僚臨送祖於上東  
門

郭泰字林宗游於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大奇之遂相友善於  
是名震京師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林宗惟  
與李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為神仙焉泰後舉有道不就

祢衡平原船人也為曹公所怒遣人騎送之劉表臨發衆人為  
之祖道先供設於城南乃更相戒曰祢衡勃霍無禮今因其後  
到咸當以不起折之及衡至衆人莫肯與衡坐而大號衆問其  
故衡曰坐者為冢卧者為屍屍冢之間能不悲乎

魏管輅與諸葛原別原戒以二事言卿惟樂酒雖溫克然不可  
保寧當節之卿有冰鏡之才所見者妙禍如膏火不可不慎持  
卿叡才以游於雲漢之間不憂不富貴也輅言酒不可極才不  
可盡吾欲持酒以禮持才以愚何患之有耶輅至少府丞

蜀張裔君嗣為丞相諸葛亮留府長史詣亮咨事送者數百車  
乘盈路裔書與所親曰人自敬丞相長史男子張君嗣附之疲  
倦欲死

晉賈充為軍騎將軍都督秦涼二州諸軍事鎮關中將之鎮北  
僚餞於夕陽亭

石崇為征虜將軍假節監徐州諸軍事鎮下邳崇有別館在阿  
陽之金谷一名梓澤送者傾都帳飲於此焉

王澄為荊州刺史將之鎮送者傾朝

溫矯為王敦左司馬會丹陽尹缺敦表補矯為之因敦餞別矯  
起行酒至錢鳳前因偽醉以手板擊鳳憤墜敦以為醉而釋之  
臨去言別涕泗流出閣復入如是再三然後即路

栢溫大和中悉衆北代平北將軍郝愔以疾解職又以溫領平  
北將軍徐充二州刺史率第南中郎冲西中郎袁真步騎五萬  
北征百官皆於南州祖道都邑盡傾

殷浩為中軍將軍廢徙東陽委命談詠雖家人不見其流放之  
感甥韓伯浩素賞愛之隨至徙所經歲還都浩送至渚側詠顏  
曹遠詩云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

殷仲文為桓玄諮議參軍將還姑熟送者傾朝

宋何尚之字彥德為吏部郎告休定省傾朝送別於渚及至都  
父叔度謂曰聞汝來此傾朝相送可幾客答曰殆數百人叔度  
笑曰此是送吏部郎耳非送何彥德也昔殷浩亦嘗作豫章定  
省送別者甚衆及廢徙東陽船泊征虜亭積日乃至親舊無復  
相窺者

沈懷文為殿中郎時隱士雷次宗被徵居鍾山後南還廬岳何  
尚之設祖道文義之士畢集連句為詩懷文所作尤美

南齊張融出為封羲令從叔永後渚送之曰似聞朝旨汝尋當  
還融曰不患還正恐還而復去  
梁陶弘景初仕齊為奉朝請永明十年上表辭祿詔許之賜以  
束帛及發公卿祖之於征虜亭供帳甚盛車馬嗔咽咸云宋齊  
已來未有朝野榮之

唐賀之章為散騎常侍請度為道士求還鄉里皇太子已下咸  
就執別

哥舒翰為太子少保安祿山反以為皇太子先鋒兵馬副元帥  
拒賊於潼關百僚出餞於郊外

### 好客

自戰國之世四豪競逐莫不傾意下士以致千里之客繇是方  
來之賓入者悅出者吝而光明滿於天下矣漢氏之後游談滋  
甚乃有虛懷曲意翹思迤邐孜孜以款接區區而忘勢以至門  
無停輪坐無空席漿酒麇肉撞鍾舞女以極其宴喜從車飛蓋  
名園別墅以縱手游娛騁文翰以為適資氣俠以自任斯固侗  
儻磊落夸邁流俗者之所為也若乃群居之談不能及義踰侈  
之咎見譏於時此又不足尚已

田文齊公子封為孟嘗君在薛招致賓客及亡人有罪皆歸孟  
嘗君孟嘗君舍業厚遇之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  
賤一與文等孟嘗君待客至語而屏風後常侍史主記君所與  
客語問親戚居處客去孟嘗君已使使存問獻遺其親戚孟嘗  
君侍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為飯不等辭去孟嘗君起

自持其飯比之客慚自刳士以此多歸孟嘗君客無所擇皆善  
遇之人人各自為孟嘗君親已

趙勝趙公子也封為平原君諸子中勝最賢喜賓客賓客蓋至  
者數十人

信陵君無忌魏昭王少子魏安釐王異母弟也昭王薨安釐王  
即位封公子為信陵君公子為仁人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  
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  
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

春申君黃歇為楚相時是時齊有孟嘗君趙有平原君魏有信  
陵君方爭下士招置賓客以相傾奪輔國推權當是時楚復強  
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上舍趙使欲夸楚為玳

瑁簪刀劍以金玉飾之請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  
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慙

呂不韋為秦相國是時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趙有平原君  
齊有孟嘗君皆下士喜賓客以相傾不韋亦招致士厚遇之至  
食客三千人

漢陳豨為列侯以趙相國持監趙代豨少時慕魏公子及守  
邊招致賓客常告過趙

因休咎之  
假而過趙

賓客隨之者千餘乘邯鄲客

舍皆滿豨所以待賓客如布衣交皆出客下

鄭當時孝景時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

邑外謂之郊  
近郊二十里

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明旦常恐不備後為大司

農當時為大吏戒門下客至亡貴賤亡留門者執賓主之禮以

其貴下人

陳遵為校尉擊賊趙明霍鴻有功封嘉威侯居長安中攻守當之官及郡國豪傑至京師者莫不相因到遵門遵嗜酒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閉門取客車轄投之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

後漢崔瑗為濟北相愛士好賓客盛脩肴饌殫極滋味或言其大奢瑗聞之怒敕妻子曰吾并日而食以供賓客而反以獲譏士大夫不足養如此後勿過菜具無為諸子唐蚩也終不能改奉祿盡以賓享也

來豔少學好下士開館養徒位至司空

皇甫嵩折節下士門無留客

言汲引時人皆稱而附之嵩至大

之速

常

袁紹有姿貌威容愛士養客

英雄記曰紹不妄通賓客非海內知名不得相見又好游俠與張孟

卓何治求吳子卿許子遠皆為奔走之交

既累世合司賓客所歸加傾心折節莫不

爭赴其庭士無貴賤與之抗禮輜輶柴轂填接街陌內官皆惡之自袁安以下皆博愛容眾無所揀擇賓客入其門無賢愚皆得所欲為天下所歸官至大尉大將軍

孔融為太中大夫容眾少忌好士喜游益後進及退閑職

太中大夫

職在言議故為閑職

賓客日盈其門常歎曰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

無憂矣

魏曹純敬愛學士學士多歸焉由是為遠近所稱年十八為黃門侍郎

吳諸葛融瑾次子也瑾卒融襲爵攝兵業駐公安秋冬則射獵

講武春夏則延賓高會休吏暇卒或不遠千里而造焉每會輒  
歷問賓客各言其能乃合榻促席量敵選對或有博奕或有博  
蒲投壺弓彈部別類分於是其果繼進清酒徐行融周流觀覽  
終日不倦後為奮威將軍

顧邵字孝則好樂人倫自州郡庶幾及四方人士往來相見或  
言議而去或結厚而別風聲流聞遠近稱之權要以萊女年二  
十七起家為豫章太守

晉陶侃為荊州刺史未嘗壅滯接引踈遠門無停客

宋劉穆之初為高祖軍府主簿愛好賓游坐客常滿性奢豪食  
必方丈旦輒為十人饌穆之既好賓客未嘗獨食每至食時客  
止十人已還者依常不食以此為常白高祖曰穆之家本貧賤  
贍生多缺自叨忝以來每存約損而朝夕所須微有過豐自此  
以外一毫不以負公

蔡剛南陽冠軍人也家富而郟凡局善接待賓客至無多少皆  
資給之常為郡縣所優異蠲其調役

南齊王叔字子玄侍中僧虔之子性迅動好文章王融之敗後  
賓客多歸之位至秘書郎卒

梁任昉為御史中丞好交結獎進士友得其延譽者卒多升擢  
故衣冠貴游莫不爭與交好坐上賓客常有數十時人慕之號  
曰任君言如漢之三軍也

庾夔少聰惠家富於財好賓客食必列鼎卒於家  
羊侃為都官尚書性不飲酒而好賓客交游終日獻酬其與同

醉醒

陳魯廣達吳州刺史悉達之弟也虛心愛士賓客多至遠而至終於中領軍

孫瑒為右軍將軍其自居處頗失於奢豪庭院穿筑極林泉之致歌童舞女當世罕儔賓客頃門軒蓋不絕

後魏源懷為車騎大將軍性不飲酒而以酒飲人好接賓友子雍靈和推誠侍士士多歸之

鄭伯猷為大學博士領殿中御史與當時名勝咸申游款

夏侯道遷豫州刺史頻表解州於京城之西水次市地大起園池殖列蔬果延致秀彥時往游適妓妾十餘常自娛興國秩歲入三千餘疋專供酒饌不營家產每誦孔融詩曰坐上客常滿

樽中酒不空非吾事也識者多之

馮元興家素貧約食客常數十人同其饑飽曾無恠色時人嘆尚之位至中書舍人

北齊段孝言為侍中丞僕射雖贖貨無厭恣情酒色然舉止風流招致名士美景良辰未嘗虛弃賦詩奏妓畢盡歡洽雖草菜之士粗閔文藝多引賓入館與同興賞其貧賤者亦時有乞遺世論復以此多之

韓晉明軌之子也天統中封東萊王晉明有俠氣諸勳貴子孫中最留心學問好酒誕縱招引賓客一席之實動至萬錢猶恨儉卒朝廷欲處之貴要地必以疾辭告人曰廢飲美酒對名勝安能作刀筆吏及披故締也

鄭述祖為太子少師兗州刺史所在號為山池松竹交植盛饌以待賓客將迎不倦

邢邵性好談賞不能閑獨公事歸休常須賓客自伴宮至太常卿中書監

後周司馬消難子如之子初在齊子如當朝消難亦愛賓客邢子才王元景魏收陸功崔瞻等皆游其門仕至車騎將軍

長孫澄為大將軍雅好賓客接引志疲雖不飲酒而好觀人酣興常恐座客請歸每勅中厨別進異饌留之

裴漢性不飲酒而雅好賓游每良辰美景必招引時宴彥賞留連間以篇什當時人物以此重之

隋庾季才為太中大夫志好宴游常吉日良辰與琅邪王褒彭城劉毅河東裴政及宗人信等為文酒之會次有劉臻明克讓

柳普之徒雖為後進亦申游款蘇憂少有盛名於天下引致賓客四海士大夫多歸之官至通

議大夫揚玄感為禮部尚書雖性驕倨而愛重文士四海知名之士多趨其門

唐李百藥為宗正卿好招延賓友尊酒常不空唐憲武德初拜太子右虞侯率後歷散騎常侍雲麾將軍銀青

光祿大夫既無他職事居多閑逸與親戚故人酣暢以此自適焉揚師道為侍中退朝之後必宴集團池預在賓筵皆屬文之

士歌童舞女繼以歡娛

趙景慈天水隴西人也父納隨番州摠管景慈幼有姿儀美風調高祖潛龍時見而悅之妻以桂陽公主及長有文武才幹好交結座客常滿接對忘疲弱冠得美名於京邑高祖諸輩中時所親愛位至華州刺史李安期為黃門侍郎好接引隱淪之士及當時名僧道士無不與之為布之交焉

后唐王思同為同州節度使未幾移鎮隴右思同好文士無賢不肖必館接賄遺數千萬

晉李從昶為左龍武統軍性好談笑喜接賓客文翰為賞無虛

日

周知矩太子太傅凝之父性嗜酒少拘禮節雖素不知書見文

士未嘗有慢色必整家財以迎接

翟光鄴家無餘財賓朋至則貫酒延之談話終日略無倦厭士大夫多歸之官至宣徽使兼樞密使

卷末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八百六十九

總錄部 一百一十九

明筭 明地里 圖畫

博奕

明筭

自隸首作籌容成造曆後之學者不絕英華或妙盡其能或畧窮其理忘寢廢食精驚心游耳不聞於雷霆行或墜於坎窞常齟齬而耽味射隱伏以冥符小則括毫釐之形大則周天地之數聊屈指而洞明運隻筋而無爽若非苦志名山尋師遠道則何以臻此哉

隸首作筭黃帝時人善筭

漢張蒼明習天下圖書記籍又善筭律歷故令蒼以列侯居相

府主領郡國上計者

許商為博士治尚書為算能度功用嘗著五行論歷

藝文志有許商算術

二十六卷杜忠算術十六卷

後漢馬動為司徒八歲善計計算術也

桑引羊武帝時以計算幸年十三為侍中

耿壽昌宣帝時為大司農丞以善算為算二得幸於帝

張衡字子平為尚書尤致思於天文陰陽歷算

王子山與父叔師到泰山從鮑子真學算

鄭玄造大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春秋三統歷九章

算術三統歷劉歆所撰九章算術周公作九有九篇方田一票布二差分三少廣四均輸五方程六撈要七盈不足八鈎股九

又因盧植事馬融融素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會融集諸生

考論圖緯聞玄善算乃召見玄因質諸疑義後徵大司農不起

魏王燦子仲宣為侍中性善算作算術畧盡其理

吳顧譚為左節度每省簿書未嘗不算徒屈指心計盡發疑謬

下吏以此服之

趙達明算術事大帝帝令達算作天子之後當幾年達曰高祖

建元十二年陛下倍之帝大喜左右稱萬歲果如達言黃武三

年魏文帝在廣陵大帝令達算之曹丕走矣雖然吳襄庚子歲

帝曰幾何達屈指而計之曰五十八年帝曰今日之吳不暇及

遠此子孫事也達治九宮一算之術究其微旨是以能應機立

成對問若神至計飛蝗射隱伏無不中效或難達曰飛者固不

可校誰知其然此殆妄耳達使人取小豆數斗播席上立處其

數驗覆果信嘗過知故知故為之具食畢謂之曰倉卒泛酒又無佳肴無以叙意如何達因取盤中隻著再三從橫之乃言卿東壁有美酒一斛又有鹿肉三斤何以辭無時坐適有他賓內得主人情主人慙曰以卿善有無欲相試耳音效如此遂出酒酣飲又有書簡上作千萬數著空倉中封之令達算之達處以算云但有名無實其精微若是達又閑居無為引算自校乃嘆曰吾算訖盡某年月日其終矣達妻數見達效聞而哭泣達欲弭妻意乃更步算言向者謬誤耳尚未也後如期死大帝聞達有書求之不得乃錄問其女乃發達棺無所得法術絕焉

宋閔康之之字伯偷河東陽人世居京口寓居南平昌少而篤學算術妙盡其能太宗詔徵不起

祖冲之為長水校尉又時善算注九章造綴術數十篇

后魏安豐王猛子延明為尚書右僕射以河間人信都芳工算術引之館共撰古今樂事九章十二圖

高允為太常明算法為算術三章

殷紹長樂人少聰敏好陰陽術數游學諸方達九章七曜太武時為算生博士太安四年夏上四序堪余表曰臣以姚氏之世行樂伊川時遇游道大儒成公興從求九章要術興字廣明自云膠東人也山居隱跡希在人間興時將臣南到陽翟品沙門釋曇影興即北還臣獨留住依止影所求請九章影復將臣向長廣東山見道人法穆法穆時共影為臣聞求九章數家雜要披釋章次意况大旨又演隱審五藏六府心髓血脉商功大算

端部變化玄象土圭周髀練精銳思蘊習四年從穆所聞粗皆  
髣髴穆等仁矜特垂憂愍復以先師和公所注黃帝四序經文  
三十六卷合有三百二十四章專說天地陰陽配合之原其第  
一章序九卷八十一章說陰陽配合之原第二章序九卷八十  
一章解四時氣王休殺吉凶第三章序九卷八十一章明日辰  
宿會相生為表裏第四季序九卷八十一章具釋六甲刑禍禮  
德以此經文傳授於世山僧禁嚴不得賫出尋寃遙年粗舉綱  
要山居險難無以自供不堪窮迫心生懈怠以甲寅之年日維  
鷄火月呂林鍾景氣鬱盛感物懷歸奉辭影等自爾至今二十  
五載歷觀時俗堪余入會經世已久傳寫謬誤吉凶禁忌不能  
備悉或考良日而值惡會舉吉用凶多逢殃咎又史遷郝振中  
古大儒亦各撰注流行於世配會大小序述陰陽依如本經猶  
有所缺臣前在東宮以狀奏被景穆皇帝聖詔勅臣撰錄集其  
要最仰奉明旨謹審先所見四序經文抄撮要畧當世所須凶  
吉舉動集成一卷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又貴賤階級尊卑差別  
吉凶所用罔不畢備未及內呈先帝晏駕臣時狼狽幾至不測  
停廢以來經由八載思欲上聞莫能自徹加年席齒頽餘齡日  
暮每惧殂殞顛仆溝壑先帝遺忠不得宣行夙夜悲憤理難違  
匿依先撰錄奏謹以上聞請付中秘通儒達士定其得失事若  
可施乞即班用其四序堪輿遂大行於世也

北齊許遵明易善算高祖引為館客後文宣無道日甚遵語人  
曰多來吾筮此狂夫何時當死遂布算滿牀大言曰不出冬初

我乃不見遵果以九月死

信都芳河間人少明算術為州里所稱每精研究忘寢與食或墜坑坎常語人曰算之妙機巧精微我每一沉思不聞雷霆之聲也其用心如此初為魏安豐王延明所知延明家有群書欲抄集五經算事為五經宗及古今樂事為樂書又取渾天歌器地動銅鳥候風諸圖為器准並令芳算之會延明南奔方乃自撰注芳注重羗勾股復撰史宗仍自注之合數十卷

隋蕭吉字文林為上儀同博學多通尤精陰陽算術

劉炫為旅騎尉撰算術一卷行於世

唐傅仁均為大史令善歷算

李淳風為大史令尤明天文歷算陰陽之學與算學博士梁求

大學助教王真儒等注釋五曹孫子等十部算經分十二卷顯

慶元年左僕射于志寧等奏之付國學行用

僧一行姓張氏公謹之孫也初求訪師資以窮大術至天台山國清寺見一院古松數千門有流水一行於門屏間聞院僧於庭布筭聲而謂其徒曰今日當有弟子自遠求吾算法已合到門豈無人道達也即除一筭又謂曰門前水當却西流弟子一至一行承其言而趨入稽首請法盡授其術而門前水果却西流

### 明地里

夫天地幽微土圭銅渾以測之陰陽變化累黍吹管以候之故知呂律之本軒聖攸萌卜筮之書秦唐不廢然則識地里授天

時不可謂誣矣卜其宅兆則預辨吉凶相之居第則先言倚仗是知究青鳥之術善靈蔡之占其未久矣

樗里子為秦相卒塋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墓後漢袁安明帝建初八年遷太僕初父沒母使安訪求塋地道逢三書生問安何之安為言其故生乃指一處云塋此地當世為上公須臾不見安異之於是遂塋於所占之地故累世隆盛魏管輅少帝正始九年舉秀才隨軍西行過母丘儉墓下倚樹矜哀精神不樂人問其故輅曰林木雖茂無形可久碑誅雖美無後可守玄武藏頭蒼龍無足白虎街尸朱雀悲哭四危以備法當滅族不過二載其應至矣卒如其言輅仕至少府丞

晉羊祐為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初有善相墓者言祐祖墓所有帝王氣若鑿之則無後祐遂鑿之相者見曰猶出折臂三公而祐因墮馬折臂位至三公

魏舒字陽元少孤為外家甯氏所養甯氏起宅相宅者云當出貴甥外祖母以盛氏甥小而惠意謂應之舒曰當為外氏成此宅相父乃別居舒後果貴位至司徒

陶侃微時丁艱將塋家中忽失牛而不知所在遇一老父謂曰前岡見一牛眠山汙中其地若塋位極人臣矣又相一山云此亦其次當世出二千石言訖不見侃尋牛得之因塋其所以所指別山與周訪訪父死塋焉果為刺史著稱寧益自訪以下三世為益州四十一年如其所言侃位至侍中太尉都督荆江雍

梁交廣益寧八州諸軍事荆江二州刺史大司馬

郭璞遷尚書郎以母憂去職卜葬地於暨陽去水百許步人以近水為言璞曰當即為陸矣其後沙漲去墓數十里皆為桑田璞又嘗為人塋明帝微服往觀之因問主人何以塋龍角此法當滅族主人曰郭璞云此塋龍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也帝曰出天子邪答曰能致天子問耳帝甚異之張裕曾祖澄當塋父璞為占墓地曰塋某處年過百歲位至三司而子孫不蕃某處年幾減半位裁卿校而累世貴顯澄乃塋其劣處位光祿年六十四而亡其子孫遂昌

韓友字景先廬江舒人能圖宅相冢仕至光武將軍

宋孔恭妙善占墓高祖微時塋皇考墓在丹徒之候山其地秦

史所謂曲阿丹徒間有天子氣者也帝嘗與恭經墓歎之曰此墓何如孔恭曰非常地也帝由是益自負

南齊荀伯玉為散騎常侍南濮陽太守因事伏法初善相墓者見伯玉家墓謂其父曰當出暴貴而不久也伯玉後聞之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死時年五十

柳世隆為左光祿大夫侍中曉術數於倪塘創墓與賓客踐履十往五往常坐一處及卒暮正取其坐處焉

陳吳明徹父樹仕梁為右將軍明徹年十四歲墳營未備時有伊氏者善占墓謂其兄曰君塋日必有乘白馬逐鹿者來經墳所此是最小子大貴之徵至是果有此應明徹即樹之最小子也明徹仕至司空

唐僧泓者廣州人善奕法每行視山原即為之圖張說深重之  
晉王建立遼州人有先人之墳在於榆社有固重覆松榆藹然  
占者云後必出公侯故建歷立青鄆潞數鎮同平章事故建立  
生自為墓恐子孫之有易也子守恩再歷方鎮後為西京留守

圖畫

古者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受之以昭端命則圖書之作肇於此  
矣故周禮垂設色之文仲尼有後素之說雖曰藝成而下亦乃  
道在其中者焉乃有思入杳冥工侔造化得諸形似之旨加之  
氣韻之妙觸類而長其徒實繁用能闡幽洞微窮神知變妙觀  
載籍代有其人論而次之式示於後

史皇作圖

史皇黃帝臣也  
圖謂畫物像也

敬君齊狂卒也齊起九重之臺國中有能畫者賜之錢敬君常  
饑寒其妻端正敬君工畫臺去家日久思念其婦遂畫其像向  
之喜矣

魏徐邈善畫作走水獺魚標於水濱郡獺集焉邈位至司空

吳曹丕興善畫大帝使畫屏風誤落筆點素因就以作蠅既進

御帝以為生蠅舉手彈之

本志  
無官

晉王獻之工草隸善丹青桓温嘗使書扇筆誤落因畫作烏駝  
犝牛甚妙位至中書令

顧愷之字長康尤善丹青圖寫特妙謝安深重之以為有蒼生  
以來未之有也愷之每畫人成或數年不點目精人問其故答  
曰四体研蚩本無缺少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嘗悅一

鄰女挑之弗從乃圖其形於壁以棘針釘其心女遂患心痛愷  
之因致其情女從之遂密去針而愈愷之每重絃康四言詩因  
為之圖常云手揮五絃易目送歸鴻難每寫起人形妙絕於時  
嘗圖裴楷像頰上加三毛觀者覓神明殊勝又為謝鯤象在石  
嵒裏云此子宜置丘壑中圖殷仲堪仲堪有目病固辭愷之曰  
明府正為眼耳若明點瞳子飛白拂上使如輕云之蔽月豈不  
美乎仲堪乃從之愷之常以一厨畫糊題其前寄桓玄皆其深  
所珍惜者玄乃發其厨後竊取畫而緘閉如舊以還之給云未  
開愷之見封題如初但失其畫直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亦猶  
人之登仙了無恠色

晉義熙初師子國獻玉像形製殊時殆非人工此像在瓦棺寺  
先有徵士戴安道手製佛像五軀及長康畫維摩詰諸圖世人  
謂之三絕

南齊何戡建元初為左將軍吳興太守時高帝頗好畫戡有宋  
孝武所賜蟬雀扇善畫者顧景秀所畫時陸探微皆能畫歎其  
巧絕戡因王晏獻之帝令晏厚酬其意

宋測不就徵辟善畫自圖阮籍遇蘇門於行障上坐卧對之又  
畫永業佛影臺皆為妙作

毛惠遠榮陽人善畫馬劉瑱彭城人善畫婦人當世俱為第一  
殷舊陳郡人劉瑱妹為鄱陽王妃伉儷甚篤王為明帝所誅妃  
追傷遂成痼疾醫所不療舊善寫人與真不別瑱令舊畫王形  
像并圖王平生所寵姬共照鏡狀如欲偶瑱乃密使媼妳示妃

妃視畫竟乃唾之因罵云故宜其蚤死於是恩情即歇病亦除  
美此姬亦被廢苦因即以此畫焚之

陳顧野王字希馮吳郡吳人宣成王為揚州刺史野王及琅邪  
王褒並為賓客王甚愛其才野王好丹青善圖寫王於東府起  
齋乃令野王畫古賢命王褒贊時人稱為二絕

陸探微吳人伏曼容素美風彩高祖常以方嵒叔夜使探微畫  
叔夜像以賜之測優游齊侍中王秀之稱所欽慕乃令探微畫  
其形與已相對

張繇吳人丹青之巧冠絕一時高祖於光宅寺造諸堂殿并瑞  
像周迴閣等窮於輪奐其圖諸經變並繇運手

後魏蔣少游假散騎常侍與通直散騎常侍李彪使齊齊延昌  
師主崔元祖言於齊武帝曰臣知少游有班倕之功今來必令  
摸寫祖掖未可令及帝不從少游果圖畫而歸

北齊廣陵王孝衍常於廳事壁自畫一蒼鷹見者皆以為真又  
作朝士圖亦當時之妙

蕭放性好文詠頗喜丹青因比在宮中披覽書史及近世詩賦  
監畫工作屏風等雜物見之遂被眷官至散騎常侍

唐閻立本頗好學而以善畫知名尤工寫真秦府十八學士圖  
及真觀中凌煙閣功臣圖並立本之跡也時人咸稱其妙太宗  
嘗與侍臣學士泛舟於春苑池中有異鳥隨波容與太宗悅之  
詔坐者為詠召立本令寫之閣外傳呼云畫師閻立本到立本  
時為主爵郎中奔走流汗俛伏池側手持丹粉瞻望坐賓深為

愧被退而誠其子曰吾少孝好讀書奉免牆面緣情染翰頗及  
儕流惟以丹青見知躬廝役之務辱莫大焉汝宜深誠勿昔此  
未伎也然立本性之所好欲罷不能也

薛稷善畫博採古跡睿宗在蕃番意於小學稷於是特見招引  
位至中書侍郎參知政事

王維妙於繪事筆跡蹤措思參於造化然創物終圖或有所缺至  
於雲峰石色絕亦天機非衆工之所及也人有奏樂圖者不知  
其名維視之曰霓裳第三疊第一拍也好事者集樂工按之一  
無差誤咸服其精思官至右丞

韓滉尤工書兼善丹青以繪事非急務自晦其能未嘗傳之位  
至檢校左僕射中平章事

### 博奕

仲尼云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蓋  
博奕之所從來久矣乃有專精厥藝獨善其事積日以臻乎妙  
用志以機於神或以資豪舉之氣或以助閒宴之適流風雅尚  
清言高韻於是乎出焉其或篤於好尚遂成况癖廢事棄業怠  
政墮官此昔人所以著論而致譏勤於垂戒者也

井公邴人周穆王北入邴

邴鄭邑

與井公博三日而決

井公疑其賢人而隱

者故王就博

奕秋齊人通國之善奕者

荆軻燕人與魯勾踐博爭道勾踐怒而叱之軻默而逃

漢劇孟洛陽人好博多少年之戲

吾丘壽王字子贛趙人年少以善格五召待詔博之類不用箭

行五相各但行梟散音各故言各

陳遵祖父遂寧帝微時與之有故相隨博奕數負進及帝即位

稍遷至太原太守賜璽書曰制詔太原太守官尊祿厚可以儻

博進矣

後漢梁冀為大將軍能彈棊藝經曰彈棊兩人對局白黑棊各

以石格五格五塞也棊相塞謂之塞塞經曰塞有四采塞六博

楚詔曰琨蔽象棊有六博注云投六著行六棊故云六博鮑宏

傳經曰用十二棊六棊白六棊黑所擲頭謂之瓊瓊有五采刻

者謂之黑一邊不刻者五刻之問謂之五塞意錢之戲射日

又曰射數即鄭錢也魏子山道王九真郭凱等善圍棊太祖皆與埒能

王粲觀人圍棋局壞粲復為之棊者不信以袍蓋局更以他局

為之用相比校不誤一道位至侍中

孔娃性便妍曉博奕太祖愛每在左右

杜幾與衛固少相侮狎共博爭道位至尚書僕射

吳嚴武字子卿衛校尉峻再從子圍棊莫與為輩謂之人絕

蔡穎字太子和東宮侍從性好博奕太子以為無益命中庶子

韋曜著博奕論諷之

晉王質入山斫木見一童圍棊坐觀之及起斧柯已爛

賈謐嘗侍愍懷太子奕棊爭道成都王穎在坐正色曰皇太子

國之儲君賈謐何得無禮謐位至侍中

王導為丞相嘗與其子悅奕爭道導笑曰相與有瓜葛那得而

為爾

祖納為軍諮祭酒好奕碁王隱謂之曰禹惜寸陰不聞數碁納曰我以忘憂

周顛字伯仁為王敦所殺敦坐有一叅軍擣蒲馬於博頭被殺因謂敦曰周家奕世令望而位不至公及伯仁將登而墜有似下官此馬

阮簡為開封令縣有劫賊外白之甚數簡方圍碁長嘯吏云劫急簡曰局上劫亦急其高率如此

陶侃為征西大將軍荊州刺史見諸參佐戒以談戲廢事乃敢其擣蒲博具投于江曰擣蒲者牧猪奴戲耳

謝鯤聳殷馭好擣蒲奪其妹姑物以還戲債為大將軍王敦長

史王恬多技藝與江霖俱善奕碁為中興第一終會稽內史

謝安為衛將軍符堅率眾次於淮肥京師震恐謝玄入問計安夷然無惧色答已別有旨既而寂然玄不敢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命賀出墅親朋畢集方與方圍碁觀別墅安常碁劣於玄是日玄惧便為敵子而又不勝玄等既破堅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圍碁者書音便攝放林上了無喜色碁如故

袁耽字彥道桓溫少時游于博徒資產俱盡尚有負進思自振之方莫知所出欲求濟於耽而耽在艱試以告焉耽畧無難色遂變服懷布帽隨溫與債主戲耽素有異名債者聞之而不相識謂之曰卿當不便作袁彥道也遂就局十萬一都直上百萬耽投馬絕叫探布帽擲地曰竟識袁彥道否其通脫若此官至

建威將軍歷陽太守

葛洪寡玩好見人博戲曾不目眴乃至不知某局道擣蒲蓋名以為旬漏令

王猷之年數歲嘗觀門生擣蒲曰南風不競門生曰此即亦管中窺豹時見一班猷之位至中書令

桓玄強與人博奕取其田宅

又云桓玄見人好園宅恣欲取之乃以擣博而睹

劉毅嘗於東府聚擣蒲大擣一判應至數百萬餘人並黑犢以還惟宋高祖及毅在後次擣得雉大喜褰衣繞床叫謂同坐曰非不能盧不事此耳高祖惡之因按五木久之曰老兄試為卿答既而四子俱黑其一子轉躍未定高祖厲聲喝之即成盧焉毅意殊不決然素黑其面如鉄色焉而乃和言曰亦知公不能

以此見借毅後為衛將軍荊州刺史以判誅

宋顏延之初仕晉為鎮東司馬坐圍碁免官

徐羨之頗工奕棋觀戲常若未解以為司徒

何承天素好奕碁頗用廢事太祖賜以局子承天奉表陳謝上

答局子之賜安必非張武之金耶承天官至御史中丞

臧質善蒲博意錢之戲官至騎車將軍江州刺史

王景文為右衛將軍坐與奉朝請毛法因蒲戲得錢百二十萬

白衣領職

范景達善彈碁居晉平王休祐左右

羊玄保善奕碁碁品第三太祖賭郡戲勝以補宣城太守

謝玄微性無愠色末年與人圍碁西南有死勢客曰西南風急

或覆舟人悟救之引微大怒投局於地識者知其慕年卒為侍中吏部尚書

王引字休元琅邪臨沂人也少時常擣蒲失城子野舍及後為太保領中書監有人就引求縣辭訢頗切此人常以蒲戲得罪引詰之曰君得錢會戲何用祿為答曰不審公城子野舍何在引默然

何尚之為侍中中書令雅好碁吳郡褚裔年七歲便入高品及長冠絕當時而褚父榮期與臧質同逆褚應從褚尚之請曰褚奕碁之妙超古冠今魏犢犯令以材獲免父戮子宥其例甚多特乞與其微命使異術不絕不許時人痛惜之

節踊道也

又云尚之少好擣蒲既長而折

孟靈休善彈碁官至秘書監

南齊蕭惠碁為給事中當時能碁人琅邪王抗第一品吳郡褚思庄會稽夏赤松並第二品赤松思速善於大行思庄戲逞巧於鬪碁太祖使思庄與抗交賭日食時至日暮一局始竟帝倦遣還省至五更方決抗睡於局後寢思庄達曉不寐世或云思庄所品第致高緣其用思深人不能對也抗思庄並至給事中永明中勅抗品碁竟陵王子良使惠碁掌其事

江敎為秘書監領晉安王師教圍碁第五品為朝貴中最

沈文季尤善塞及彈碁塞用五子官至平東將軍會稽太守

梁王瞻為侍中領騎將軍於碁尤善高祖每稱瞻有三術射碁

酒

柳惲善奕棋帝每勅侍坐仍令定碁譜第其優劣官至吳興太守李安民擊鵲尾城有功明帝大會新亭接勞諸軍主樗蒲官賭安民五擲皆盧帝大驚目安民曰卿面方如田封侯相也安民少時貧窶有人從門過相之曰君后當與天子交手共戲至是果驗

陳司馬申有風槩年十四更善奕碁當隨父侯吏部尚書到仲舉時梁州刺史陰子春領軍朱并在馬子春素知申即於坐所呼與為對申每有妙思屏觀而奇之因申引游處後卒為右衛將軍散騎常侍

陸瓊父云公仕梁為給事中黃門侍郎掌著作大同末雲父受梁武帝詔校定碁品到溉朱异以下並集瓊時年八歲於客前覆局由是京師號曰神童

後魏有范甯兒者善圍碁與李彪使齊武齊武令江南上品王抗與甯兒制勝而還

高光浮陽人善樗蒲

李幼序趙國人及洛陽丘何奴並工握槊此蓋胡戲近入國中云胡王有第一人遇將殺之弟從獄中為此戲以上之意言孤則易死也宣武以後大盛於時

游肇為侍中性廉謙不競撰儒碁以表其志

甄琛舉季才人都積歲頗以奕碁弃日乃至通夜不止

有蒼頭當令秉

燭或睡即加扶奴不勝楚痛白琛曰即君辭父母仕宦京師若為讀書執燭不敢暫辭乃以圍碁日夜不息豈是向京之意琛

惕然暫感

後周薛瑞為尚書右丞掌選事梁王蕭登曾獻瑪瑙鍾太祖執之顧丞即曰能擲擣蒲頭得盧者便與鍾已經數人不得須至瑞乃執擣蒲頭而言曰非為此鍾可貴但思露其誠耳便擲之五子皆黑帝大悅即以賜之

王思政為中軍大將軍從衛孝武西遷時太祖執政思政雖被任委自以非相府之舊每不自安太祖曾在同州與群公宴集出錦罽及雜綾絹命諸將擣蒲取之物既盡帝又解所服金帶令諸人徧擲先得盧者與之次至思政乃歛容自誓一生盡驚即拔佩刀膝上苟不成盧將自殺拊髀叱之帝方令止以為盧矣乃拜而受賜

唐王叔文真元末以碁待詔翰林順宗在東宮叔文帝侍碁王倚善奕寶曆初為待詔

張賈自鴻臚卿出為衢州刺史文宗顧謂賈曰聞卿大善長行賈知帝不喜博遂自解說乃曰公事之餘聊與賓客為戲非有所好也帝曰豈為好之而不妨事也

顧師言為碁待詔大中八年日本國遣王子來朝王子善圍碁宣帝令師言與之對手王子出本國如揪五局冷暖王碁子時王子至三十三下師言惧辱君命汗手死心始敢落指王子亦疑目縮臂數四竟伏不勝迴謂禮賓曰此第幾手也禮賓曰第三手其實第一手也王子曰願見第一禮賓曰勝第三可見第一勝第二可見第一今欲躁見第一其可得乎王子撫局歎曰小國之一不敵大國之三信矣

晉房知溫兗州瑕丘人初鎮將牛存節屯於郡好樗博每求辨  
彩者知溫以善博見推因得侍左右卒為青州節度  
鄭雲叟隱居華山好棊塞之戲遇同侶則以晝繼夜雖緒風大  
雪亦臨簷對局手足皸裂亦無倦焉天成中徵右拾遺不起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八百六十九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八百七十

總錄部一百二十

救患

夫患難相死謂之至行緩急時有載之前言然而士之處世豈  
常其遇或遭難虞之會或罹困阨之辱禍不旋踵危若綴旒秉  
志雖直而莫申臨難無苟而苟而曷訢乃有扶義倜儻以自任  
由衷感激而克壯畫策微婉以救其死挺身赴蹈以脫其急以  
至抗封疏以論解伏軒陛以固爭卒能消赫斯之怒全叢爾之  
質茲所謂濡足拯溺焦頭救焚得以謂之仁矣

周閔天事西伯殷紂信崇侯虎之譖而囚西伯閔天之徒患之  
乃求有莘氏美女驪戎之文馬有熊九駟他物奇恠因殷嬖臣

費仲而獻之紂乃悅曰此物足以釋西伯况其多乎乃赦西乎

賜之弓矢斧越使西伯得征伐之

申叔展楚大夫楚伐蕭還無社與司馬邠言號申叔展還無社

司馬邠也無社素識叔展曰有麦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

麦麴鞠窮所以禦濕欲使無社逃泥水中魚腹疾柰何無禦濕

河無社不解故曰無軍中不敢正言故謬語魚腹疾柰何無禦濕

藥將曰自於背井而極之無社意解欲入井故使叔若為茅經

哭井則已叔展又教結茅以表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經

存焉號而出之號哭也

祁奚晉大夫晉欒盈出奔楚范宣子殺其黨羊舌虎虎叔向向囚

叔向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為不知乎譏其受囚而不能去叔向曰曰

與其死亡若何言難囚何詩曰優哉游聊以卒歲知也樂王鮒

見叔向曰吾為君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曰

必祁大夫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其言皆求赦吾子

吾子不許謂不應祁大夫所不能也不能而曰必由之何也叔

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其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

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竟較然

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有焉言叔向篤親親

於是祁奚老矣老去公聞之乘驛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

子孫保之書聖有談勲明徵定保勲功也言聖哲有莫功夫謀

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謀鮮過有暮勲也惠訓社稷之

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壹以弟以弃社

稷不亦惑乎鯀殛而禹興言不父罪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

怨色太甲湯孫也荒淫失度伊尹放之桐宮三年改過管蔡為

戮周公右王言兄弟罪不相及若之何其以虎也弃社稷子為善誰敢

不勉多殺何為宣子曰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共載入不見

叔向而歸言為非國私叔向也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不告謝之明不為已

叔向晉大夫也齊陳無宇送女子于晉謂無宇非卿執諸中都叔

向言於晉侯曰彼何罪彼無字君使公族逆之齊使上大夫送之

猶曰不共君求以貪國則不共逆卑於送是晉國不共而執其使君刑已

頗何以為盟主頗不且少姜有辭謂請無字之辭冬十月陳無宇歸

趙文子晉大夫也初虢之會魯人食言楚令尹子圍將以魯叔

孫穆子為戮穆子名豹樂王鮒求貨焉弗予趙文子謂叔孫曰夫楚

令尹有欲於楚少懦於諸侯諸侯之故求治之不求致也其為

人也剛而尚寵若及必弗避也子盍逃之不幸必及於子對曰

豹也受命於君以從諸侯之盟為社稷也若魯有罪而受盟者

逃魯必不免也是吾出而為之若為諸侯戮者魯誅盡矣必不

加師請為戮也夫戮於身實難自他及之何害苟可以安君利

國美惡一心文子將請之於楚樂王鮒曰諸侯有盟未退而魯

背之安用齊盟縱不敢討又免其受盟者晉何以為盟主矣必

殺叔豹文子曰有人不難以死安利其國不無憂乎若皆卸國

如是則大不喪威而小不陵矣若是道也果可以教訓何敗之

有吾聞之曰善人在患弗救不祥惡人在位不去亦不祥必免

叔孫固請於楚而免之

江上文人莫知其名族也初伍員過於荆至江上欲涉涉見一

度

文人刺小船方將漁從而請焉文人度之已絕江絕過問其名族

姓則不肯告解其劍以與之文人曰此千金之劍也願獻之文

人上獻文人不肯受曰荆國之法得五員者爵執圭祿萬擔金千

鎰者子骨吾尚不取周禮侯執圭言爵之為侯萬擔萬石金我

何以子之千金劍為乎五員過於吳遇猶使人求之江上則不

能得也每食必祭之曰祝江上之文人

盱夷六國時人也齊魏約而伐楚魏以董慶為質齊楚攻齊大

敗之而魏弗救田嬰怒將殺董慶盱夷為董慶謂嬰曰楚攻齊

大敗之而不敢深入者以魏為將內之於齊而擊其後今殺董

慶是示楚無魏也魏怒合於楚齊必危矣不如赦董慶以善魏

而疑之於楚也

公子無忌魏昭王少子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

又進兵為邯鄲公子姊為趙惠文帝弟平原君夫人数遺魏王

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眾救趙秦王使

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

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軍壁鄴名為救趙實持兩端

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

為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為能急人之困今邯鄲旦暮降秦而

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弃之降秦

獨不憐公子姊耶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辨士說王萬端

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

而令趙云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賓往赴秦軍與趙俱

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詞決而行侯生屏  
人間語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卧内而如姬最幸出入王  
卧内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為人所殺如姬資之三年自王以下  
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為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  
進入如姬如姬之欲為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開  
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兵北救趙而西却秦  
此五伯之伐也公子從其許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  
子公子行行至鄴矯魏王令伐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首視公  
子曰令吾擁十萬之衆也於境上國之任重令單車來伐之何  
如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鉄椎推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兵  
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兄歸獨子  
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  
范座故魏相也趙使謂魏王曰為我殺范座吾請獻七十里之  
地魏王曰諾使吏捕之圍而未殺座因上屋騎危危陳上地使者曰  
與其以死座市不如以生座市有如座死趙不予王地則王將  
柰何故若先與定割地然後殺座魏王曰善座因上書信陵君  
曰座故魏之免相也趙以地殺座而魏王聽之有如彊秦亦將  
襲趙之欲則君且柰何信陵君言於王而出之

漢項伯名纏項羽季父也為左尹沛公西入咸陽項羽至鴻門  
欲擊沛公項伯素善張良夜馳至沛公軍私見良欲與俱去良  
曰臣為韓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乃具語沛公沛公大  
驚曰為之柰何良曰沛公誠欲背項王耶公曰鯁生說我距闕

母內諸侯鮒七垢千垢二秦地可王也故聽之良曰沛公自度

能卻項王乎卻丘沛公默然曰今為柰何良因邀項伯見沛公

沛公與伯飲壽為結婚姻令伯俱告沛公不敢背項王所以距

關者備他道也項羽後解沛公見羽鴻門羽番沛公項羽亞夫

擊沛公項伯常屏蔽之

王陵沛人也從漢王定天下封安國侯初陽武人張蒼秦時為

御史有罪亡歸及沛公略地過陽武蒼以客從功南陽蒼當斬

解衣伏質質錕身長大肥白如瓠時陵見而恠其美乃言沛公

赦勿斬陵位至大傅

朱家魯人也初高帝數為項籍將季布所窘項籍滅高帝購求

布千金有舍匿罪三族布匿濮陽周氏漢求急乃髡鉗置廣抑

車中并其家僮之魯朱家賣之朱家心知其季布也為置田舍

及之洛陽見汝陰侯滕公說曰季布何罪臣各為其主用職耳

職常也言比乃常道也項氏臣豈可盡誅邪今帝始得天下而

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漢求之急如此此

不比走胡南走越耳夫忘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

平之墓也子胥伍員也荆即楚也子胥之父伍奢為平王所殺

掘平王之墓取屍鞭之三百也君何不從容為帝言之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

布匿其所乃許諾侍間果言如朱家指侍謂侍於天子帝乃赦

布

朱建封平原君惠帝時人或毀辟陽侯審食其惠帝大怒下吏

欲誅之大后慚不可言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

困急使人欲見平原君辭曰獄急不敢見君建乃求見孝惠幸

臣閔籍孺高祖時則有籍孺孝惠有閔孺斯則二人皆名為孺而姓各別今此云閔籍孺誤割籍字後人所妄加耳

說曰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聞今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道

路皆言君讒欲殺之今日辟陽侯誅旦日大后含怒以誅君何

不肉祖為辟陽侯言帝又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驩兩主俱幸

君君富貴益倍矣於是閔籍孺大恐從其計言帝果出辟陽侯

辟陽侯之囚欲見建建不見辟陽侯以為背之大怒及其功成

出之大驩呂太后致大臣誅諸呂辟陽侯於諸呂至深辟陽侯與諸呂

相親信為罪宜卒不誅計畫所以全者皆陸賈平原君之力也誅者至深也

郭舍人武帝時倖倡也帝少時東武侯母嘗養帝號之曰大乳

母後乳母家子孫奴縱橫暴長安中聞於中不忍致之法有司

請徙乳母家處之於邊奏可乳母當入至前面見辭乳母先見

郭舍人為下泣舍人曰即入見辭去疾步數還顧乳母如其言

謝去疾步數還顧郭舍人疾言罵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

下已壯矣寧尚須汝乳而活耶尚何還顧於是人主憐焉悲之

乃下詔止無陟乳母

公孫敖為騎郎武帝時衛青婦子夫得入宮幸帝皇太后長公

主女也陳皇后武帝姑女也無子妬大長公主聞衛子夫幸有身妬之迺

使人捕青青時給事建章建章宮中未知名大長公主執因青欲殺

之其友公孫敖與壯士徃墓之送取日墓故得不死

辛慶忌為左將軍朱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臣願請尚方

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雲曰安昌侯張禹

上曰小臣居下訕上遷辱師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  
檻檻折慶忌免冠解印綬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  
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  
解然後得已

王咸為博士弟子鮑宣為司隸坐大不敬不道下廷尉咸舉情  
大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下諸生會此千餘人朝日遮丞  
相孔光自言又守闕上書宣遂得減死一等髡鉗

後漢劉賜為光祿勳初任光者少忠厚為愛里所愛初為卿畜

夫郡縣吏

續漢至日三老徵游郡所置也秋百石掌一卿人其  
鄉小者縣署番夫一人主知人善惡為役先復知人

貧富為漢兵至宛軍人見光冠服鮮明令解衣將殺而奪之會  
賜適至視光容貌長者乃救全之

鮑德為黃門侍郎初竇憲薦張林為尚書陳寵言其貪濁憲深  
恨寵既秉權乃白太后令典喪事欲因過責之德敬寵說憲第  
夏陽侯瓌曰陳寵奉事先帝深見納任故久番臺閣賞賜有殊  
今不蒙忠能之賞而計幾微之故誠傷輔政容貸之德瓌亦好  
士深然之故得出為太山太守

鍾離意為尚書僕射詔賜降胡纁尚書案事誤以十為百明帝  
見司農上簿大怒召即將答之意因入叩頭曰過誤之失常人  
所容若以懈慢為愆則臣位大罪重即位小罪輕咎皆在臣臣  
當先坐乃解衣就格帝意解使復冠而賞即

張峻山陽人也前為懷令章帝二貴人父宋揚峻友人也貴人  
既被譖自殺免揚歸本郡郡縣因事復捕繫之峻與左馮翊沛

國劉均等奔走解釋得以免罪

霍諝字叔智魏郡鄴人也少為諸生明經有人誣諝舅宋光於大將軍梁商者以妄判章文坐繫洛陽詔獄掠考困極諝時年十五奏記於商商高諝才志即為奏原光罪諝由是顯名后怒廷尉

李篤東萊人也時山陽東部督郵張儉舉劾中常時候覽家在防東殘暴百姓所為不軌請誅之覽過絕章奏並不得通覽卿人朱並上書告儉與同郡二十四人為黨於是判章討捕儉得亡命流傳東萊止篤家外黃令毛欽操兵到門篤引欽謂曰張儉知名天下而亡非其罪縱儉可得寧忍執之乎欽因起舞篤曰遂伯玉耻獨為君子足下何如自專仁義篤曰篤雖好義明

廷今日載其半矣欽歎息而去

賈彪為新息長廷熹九年黨事起太尉陳蕃爭之不能得朝廷寒心莫敢復言彪謂同志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乃入洛陽說城門校尉竇武尚書霍諝武等訟之桓帝以此大赦黨人李膺出曰吾得免此賈生之謀也

何顥南陽人也屬黨事起變姓亡匿汝南間袁紹慕之與為奔走之友是時黨事起天下多懼其難顥常私入洛陽從紹計議其窮困閉尼者為求援救以濟其患有被掩捕者則廣設權計使得逃隱全免甚眾及黨錮解顥辟司空府

彭伯為議即時董卓大會百官於朝堂議欲廢立群寮無敢言盧植獨抗議不同卓怒罷會將誅植植素善蔡邕前徒朔方植

獨上書請之邕時見親於卓故徃請植事又伯見卓曰盧尚書海內大儒人之望也今先害之天下震怖卓乃止免植官而已魏常林河內溫人時太守王康起兵討董卓遣諸生於雋縣徵伺吏民買負便牧之考責錢數贖罪稽遲則夷滅宗族以崇嚴林叔父搨客為諸生所白康怒收治舉宗惶怖不知所責多少惧擊者不救徃見康同縣胡母彪曰王府君以文武高才臨吾鄙郡鄙郡表裏山河土廣民殷又多賢能推所擇用今主上幼冲賊臣虎據華夏震標雄才奮用之秋也若欲誅天下之賊扶王室之微智者望風應之若響克亂在和何征不捷苟無恩德失任其人覆亡將至何暇輔翼朝廷崇立功名乎君其藏之因說叔父見拘之意彪即書責康原林叔父林位至光祿大夫賈詡姑臧人漢末為郎疾病去官時獻帝既東而李傕來追司徒趙溫大常王偉衛尉周忠司隸榮邵皆為傕所嫌欲殺之詡謂傕曰此皆天子大臣卿柰何害之傕乃止

孔融為將作大匠楊彪為尚書令建安元年獻帝從東都幸許大會公卿兗州刺史曹公上殿見彪色不悅恐於此圖之未得宴設託疾如廁因出還宮彪以疾罷時袁術僭亂曹公託彪與術婚姻誣以欲圖廢置奏收下獄劾以大逆融聞之不及朝服徃見曹公曰揚公四世清德海內所瞻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以袁氏歸罪揚公易稱積善餘慶徒欺人耳曹公曰此國家之意融曰假使成王殺召公周公可得言不知耶今天下纓綬縉紳所以瞻仰明公仁智輔相漢朝舉直錯枉致之雍熙也今

橫殺無辜則海內聽觀誰不解體孔融魯國男子明日便當拂衣而去不復朝矣曹公不得已遂理出彪

陳琳字孔彰廣陵人也初清河崔琰以琴書自娛袁紹聞而辟之及紹卒二子交爭爭欲得琰琰稱疾固辭由是獲罪幽於閣閣賴陰數與琳營救得免仕至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

張引為呂布刺姦陳登為魏大祖先驅以討呂布時登諸弟在下邳成中布乃質執登三弟欲求和同登執意不撓進圍日急引惧於後累夜將登三弟出就登

鮮于輔為渡遼將軍時魏國初建徐邈為尚書即時科禁酒而邈私飲至於沉醉校事趙達問以曹事邈曰中聖人達白之太祖太祖甚怒輔進曰平日醉客為酒清者為聖人濁者為賢人

邈性脩慎偶醉言耳音得免刑

陳郡為侍中領太祖東西曹掾時五官將文學劉廙坐弟與魏諷謀反當誅郡言之太祖太祖曰廙名臣也吾亦欲赦之乃復位廙深得郡郡曰自明主之意吾何知焉

胡昭字孔明潁川人晉宣帝為布衣時與昭有舊同郡周生等謀害帝昭聞而涉險邀生於峭澗之間止生生不肯昭位與結誠生感其義乃止昭因與斫棗樹共盟而別昭雖有陰德於帝口終不言人莫知之

蜀劉巴字子初曹公辟為掾使招納長沙零陵桂陽會先王略有三郡不得反使還適交陟更姓為張與交阯太守士燮計議不合乃由牂牁道去為益州郡所拘留太守欲殺之主簿曰此

非常人不可殺也主簿請自送去州見益州牧劉璋璋父焉昔  
為巴父祥所舉孝廉見巴驚喜每大事輒以諮訪

吳趙昱琅邪人與張昭友善刺史陶謙舉昭茂才不慮謙以為  
輕已遂見拘執昱傾身营救方以得免

華覈字永先吳郡人也初後主叔左國史侍中韋曜下獄將殺  
之覈連上疏救曜曰曜運值千載特蒙哀識以其儒學得與史  
官貂蟬內侍永答天問聖朝仁薦慎終追遠迎神之際垂涕勅  
曜愚惑不達不能敷宣陛下大舜之美而拘繫史官使聖趣不  
叙至行不彰實曜愚蔽當死之罪然臣悽悽見曜自少勤劬雖  
老不倦探綜墳典溫故知新及意所經識古今行事外吏之中  
少過曜者李陵為漢將軍兵敗不還而降匈奴司馬遷不加殊

惡為陵游說漢武以遷有良史之才欲使畢成所撰不忍加  
書卒成立垂之無窮今曜在吳亦漢之使遷也伏見前後符  
彰著神指天應繼出累見一統之期庶不復久事平之後當觀  
時設制二王不相因禮五帝不相沿樂質文殊塗損益異体宜  
得曜輩依準古義有所改立漢氏承秦則有叔孫通定一代之  
儀曜之才學亦漢通之次也又吳書雖已有頭角叙替未述昔  
班固作漢書文詞典雅後劉珍劉毅等作漢記遠不及固叙傳  
尤劣今吳書當垂千載編次諸史後之才士論次善惡非得良  
才如曜者實不可史闕不朽之書如臣頑蔽誠非其 曜年七  
十餘數無幾乞赦其一等之罪為終身徒使成書業永足傳示  
垂之百世謹通進表叩頭百下後主不許

其寧字興霸初依黃祖祖不禮之祖都督蘇飛薦寧祖不用寧於是歸吳勸大帝取祖大帝遂授寧兵屯當口大帝破祖先作兩函欲以盛祖及蘇飛首飛令人告急於寧寧曰飛不言吾豈忘之大帝為諸將置酒寧下席叩頭血涕交流為大帝言飛疇昔舊恩寧不值飛固已損骸於溝壑不得致命於麾下今飛罪當夷戮特從將軍乞其首領大帝感其言謂曰今為君致之若走去何寧曰飛免分裂之禍受更生之恩逐之尚必不走豈當圖亡哉若爾寧頭當代入亟大帝赦之

諸葛瑾字子瑜初為大帝中司馬大帝嘗舉孝廉吳郡太守朱治大帝舉將也大帝曾有以望之而素加敬難自詰讓忿忿不解瑾揣知其故而不敢顯陳乃乞以意私自問遂於大帝前為

書泛論物理因以己心遙望忖度之畢以呈大帝大帝喜笑曰孤意解意顏氏之得使人加親豈謂此邪大帝又恠校尉殷模罪至不測群下多為之言大帝怒益甚與相反覆惟瑾默然大

帝曰子瑜何獨不言瑾避席曰瑾與殷模等遭本州傾覆生類珍盡奔憤墓携老弱披草萊歸聖化在流隸之中蒙生成之禍不能躬相督厲陳荅萬一至今模孤憤思惠自陷罪戾臣謝過不暇誠不敢有言大帝聞之愴然乃曰特為君赦之又虞翻以枉直流徒惟瑾屢為之說都與所親書曰諸葛敦仁則天治物比蒙清諭有以保全惡積罪深見忌

殷重雖有耆老之救德無羊舌解釋難與也

劉基為大司農大帝嘗宴飲騎都尉虞翻醉酒犯忤大帝欲殺之威怒甚盛由基諫爭翻以得免

孫鄰領豫章太守召還為繞帳督時大帝潘濬掌荊州事重安  
長陳番舒變有罪下獄濬嘗失變意欲致之於法論者多為言  
濬猶不釋鄰謂濬曰舒伯膺兄弟爭死海內義之為談仲膺  
又有奉國舊意今君殺其子弟若天下一統青蓋北巡中州士  
人必問仲膺繼嗣答者云潘承明殺變於事何如濬意即解變  
用得濟

呂蒙為左護軍虎威將軍也陸口時虞翻以數犯顏諫爭坐徙  
丹陽涇縣蒙圖取閔羽稱疾還建業以翻無知醫術請以自隨  
亦欲因此令翻得釋也

卷末

孫卿領豫章太守在選為魏帳督將大命諸漢宗荆州事重  
長陳參謀亦有罪下獄濟者夫定意欲致之於死論者多為言  
濟憐不釋鄭謂濟曰舒伯廣兄弟爭死海內義之為一  
又有奉國舊意令君殺其子弟若天下一統膏蓋北地中州士  
人必問仲廣繼嗣答者云潘叔明殺突於事何如濟意即解史  
用得濟

呂蒙為左護軍虎威將軍  
舟陽溫孫蒙圖又開討孫  
亦欲因此今謝得解也  
卷末



